

“丝绸之路”带来的农作物

◎文|孙钰芳

母亲从老家带来一箱红薯，还裹带着泥土的气息，让我想起儿时和大人一起收红薯的情形。锄头起落间，一串串红薯从泥土里翻滚出来，我俯身把红薯上大块的泥巴剥去，放进箩筐。那时，红薯干几乎是冬天唯一的零食。

沉甸甸的红薯是大地的馈赠，也是“丝绸之路”物产流通的一个缩影。红薯原产于美洲，1429年被哥伦布带到欧洲，16世纪从西班牙传到东南亚一带，明朝的福建人陈振龙几经周折从菲律宾引入中国，他试种后发现产量很好，后在福建推广种植。清代，红薯由南方传入北方，后大规模推广种植。耐旱、耐寒、高产、生长周期短的红薯，很好地解决了明清时期人多地少导致的温饱问题。

中国本土的粮食作物只有小米、稻米、大豆之类，大约公元前4世纪，小麦从中亚传入中国。公元前2世纪，张骞通西域，许多瓜果蔬菜沿着“陆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如葡萄、石榴、香菜、大蒜、黄瓜、胡萝卜、胡豆等等，大大地丰富了我们的餐桌。

域外农作物传入中国，在隋唐以前主要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唐朝安史之乱导致“陆上丝绸之路”中断，加之当时航海术和造船术的发展，“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兴盛起来。到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日渐鼎盛。随着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到来，原产美洲的农作物也逐渐传入中国，辣椒、玉米、红薯、土豆、花生这些农作物都是这一时期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入。

这些外来农作物不仅包括重要粮食作物，也包括蔬菜水果和经济作物，总数超过120种。经过长期的适应和改良，域外农作物已经完全融入中国农业，其润物细无声的程度，致使我们今天深受其益而浑然不觉。

明清时期，粮食的增产无疑促进了人口的快速增长。资料显示，中国人口从西汉到明初一直在6000万左右徘徊，明末人口暴增过亿，清末人口突破4亿。另一方面，棉花、烟草等经济作物的引进种植，也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丝绸之路”，这条古老的商贸通道，不仅传递了财富，更是文明交流的纽带。域外的宗教文学、天文历法、数学音乐等沿着这条道路传入中国，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和“四大发明”等也沿着这条道路走向世界。

本期特别策划“博南古道”，仅是“南方丝绸之路”西线中的一段。读之我们亦可以感受到古人开山辟路的不易、商队行走其间的艰辛，领略一条古道的文化之美。而历经时代变迁的“丝绸之路”，范围之广、遗产之丰、影响之大更是包罗万象，说也说不尽。

7

长江文化 从自然长江到文化长江

长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不仅取决于历史文化的积累，也与丰富多彩的地理环境和自然资源等自然长江密切相关。

16

特别策划 博南古道 迤西咽喉



博南古道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路段，联通云南大理与保山，西出缅甸、印度，因穿越险峻的博南山，得名“博南古道”。因保山旧称永昌，所以又名“永昌道”“滇缅永昌道”。博南古道既是联结四川、云南，通达缅甸和印度的交通路线，也是西南边疆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族交流的通道。

84

水文化之旅 运河老城宝应探访记

历史文化遗产是城市的一种记忆，无论是人还是城市，离开文化的积淀和滋养就会成为一个徒有其表的失忆者。只有将城市深厚的文化与新的时代结合，才能使城市散发出迷人的光彩和巨大的创造力。



保护赤水河， 保护长江鱼类的重要家园

赤水河流域淡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规划



96

味道 西安小吃的“早点四友”

舀糊辣汤是个技术活，木勺这一抡，一搅，一舀，一倒，起落之间，带着把式，透着潇洒，不多不少来上三勺就盛满了一碗。不但干净利落，没有一星半点撒在碗外或留在碗沿，还要一勺下去舀出来多少个肉丸子得心里有数。遇到熟客时店家通常还会不动声色地多舀几颗丸子，这就叫人情味。

100

流域映像 咸宁：桂花人家

通过桂花采摘这样一种农事劳作，将山、树、花、人和谐地放在一起，体现出人与人、人与自然美妙共生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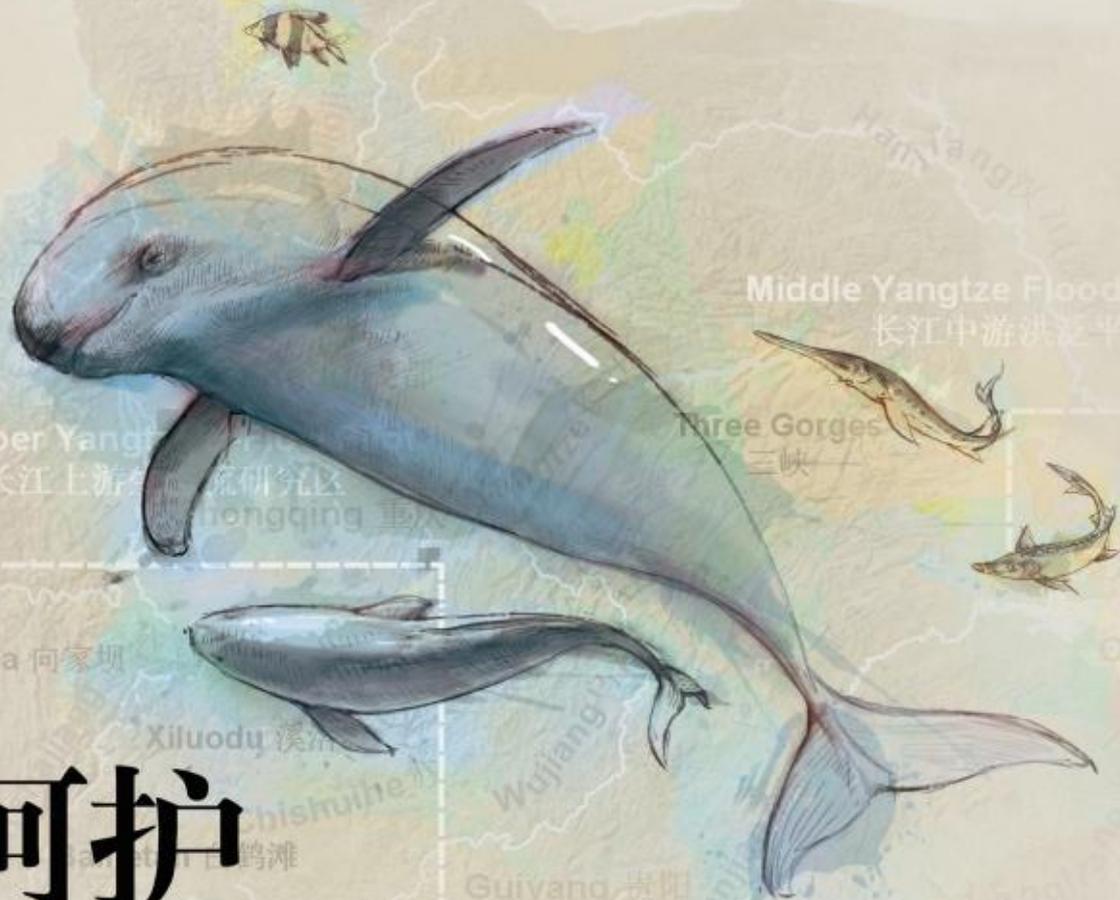


122

真视听 城市漂泊者

漂泊是艺术作品永恒的母题。从我们所熟知的奥德修斯、鲁滨逊，到塞利纳笔下令人心碎的斐迪南……漂泊者们从故乡走向他乡，一边行走，一边寻找仅供一时停靠的避风港。在城市的喧嚣之下，每个人都行色匆匆，每个人都是彷徨孤独的漂泊者。

TNC与三峡集团合作优化金沙江下游梯级电站和三峡电站的生态调度，为鱼类提供尽可能接近自然状况的水流，促进鱼类繁殖产卵，保护该江段鱼类资源。



呵护 长江水生生物 的家园



2023年10月号
总317期

封面：澜沧江上的彩虹桥 摄影 / 范南丹
责任编辑：孙钰芳
校对：王芳丽 费莉 左凌仁
设计：李雨潇

◎ 刊首语

1 “丝绸之路”带来的农作物 | 孙钰芳

◎ 长江文化

7 从自然长江到文化长江 | 陈进

◎ 特别策划【博南古道 迤西咽喉】

18 博南古道的历史脉络 | 胡正刚

30 沿着驿道、河流和时光的方向 | 胡正刚

44 “博南山人”杨慎的滇云岁月 | 胡正刚

52 徐霞客的博南古道之行 | 胡正刚

60 博南古道旅行记 | 胡正刚

◎ 专题策划

72 “三峡娃娃”在三峡 | 秦明硕

◎ 水文化之旅

84 运河老城宝应探访记 | 贺云翱

◎ 江河美文

94 杭州书 | 泉水

◎ 味道

96 西安小吃的“早点四友” | 蟠桃叔

◎ 流域映像

100 咸宁：桂花人家 | 詹文峰

◎ 真视听

122 城市漂泊者 | 胡慧 cici 王年军

主 管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
主 办 长江三峡集团传媒（宜昌）有限公司
出 版 长江三峡集团传媒（宜昌）有限公司
编 辑 《中国三峡》杂志社

国内统一刊号 CN 42-1786/TV
国际标准刊号 ISSN 1006-6349
邮发代号 38-483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 4205004000012
本刊顾问 聂卫国 陆佑楣 李永安 卢纯
编委会主任 雷鸣山 韩君
编委会委员 李富民 王良友 陈瑞武 曾义
吕庭彦 王武斌 张超然 张曙光
吴海斌 喻新强 降初 李新平
王玉祥 张海星
出品人 张海星 李小冬

总编辑 柳向阳
副总编辑 任红
编 辑 吴冠宇 王芳丽 王旭辉 孙钰芳
左凌仁 何大猷 费莉
视觉统筹 黎明
设计制作 崔玮 李雨潇 宋程 李敏
电 话 010-59401586

地 址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三阳路88号
邮 编 430014
网 址 www.ctg.com.cn
新浪微博 中国三峡杂志
官方微信 CTGmagzn

北京办公室 王弘 010-59401514
北京市通州区粮市街2号院9-11层
中国三峡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邮 编 101199
成都办公室 吴豪强 028-62932171
成都市高新区府城大道东段
288号三峡大厦1305室
发 行 王昊 010-57082645
通 联 告 告 黎明 010-59401586

印刷装订：武汉精一佳印刷有限公司
武汉黄陂新十公路丰达产业园3栋（430345）
联系人：吴雪玉 027-83525171

本刊敬告：投稿凡经本刊使用，即视为作者同意授权本刊其作品包括但不限于电子版信息网络传播权、无线增值业务权；本刊支付的稿费已包括上述使用方式的稿费。尚未收到本刊样书的作者，请速与本刊联系，以便我们奉寄样刊及稿酬。

从自然长江到文化长江

◎ 文 | 陈进 编辑 | 任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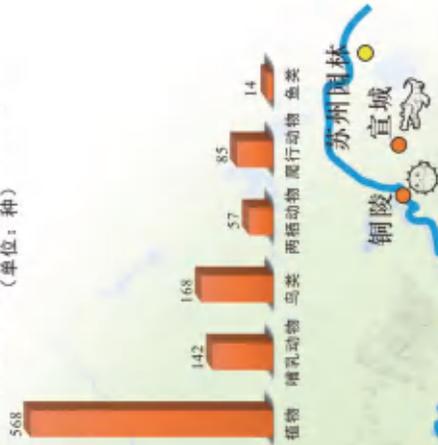


四川都江堰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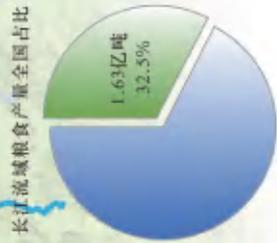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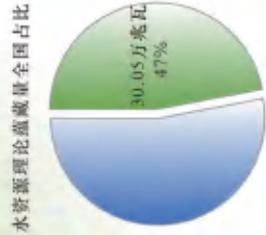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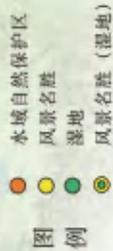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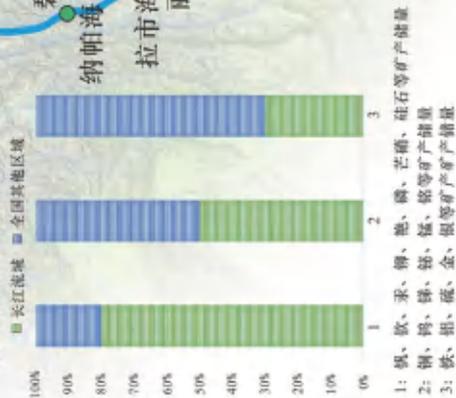
长江流域自然与文化资源分布概略

制图：本局

长江流域重点保护物种分类统计
(单位：种)



长江流域矿产资源占全国占比



长江流域粮食产量占全国占比

水资源理论蕴藏量全国占比

长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不仅取决于历史文化的积累，也与丰富多彩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今天，长江经济带已经成为国家重要发展战略，长江已经是我国重要的水源地和水能基地，是三峡工程等国之重器所在地，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经济社会发展对长江文化形成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可以说，经过漫长的历史时期，从自然长江中孕育和流淌出文化长江。

自然长江

长江的形成和演变是地球地质运动、气候变化、生物演变和人类活动共同影响的结果，其中前三个因素历时漫长，构建了长江形成和演变过程，后者奠定了现代长江格局，孕育出长江的大河文化。

长江全长 6300 公里，流域面积 180 万平方公里。长江水系发育，各级支流约 7000 余条，支流面积以嘉陵江为最大，流量以岷江最大，长度以汉江最长。

长江自西向东流过我国三大地势阶梯：青藏高原东南、川西高原和横断山区为第一级阶梯；云贵高原、秦巴山地、四川盆地和鄂黔山地为第二级阶梯；淮阳低山丘陵、长江中下游平原和江南低山丘陵组成第三级阶梯。长江河道，江源段为宽河谷，蜿蜒与游荡型相间。金沙江河道以高山峡谷为主，水能资源丰富。川江河道是峡谷和宽河谷相间，水能和航运资源都很丰富。长江中下游是黄金水道，河道分为顺直、弯曲和分汊三类，其中分汊河道长占 60%。下游湖口至徐六泾段，江心洲十分发育，汉道众

多，湖泊星罗棋布，是我国水网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长江大通水文站以下为感潮河段，江水位受潮汐影响，有周期性的日波动。

长江流域湖泊众多，江源和金沙江流域有许多高原湖泊。不过，大多数湖泊还是集中在中下游地区，我国五大淡水湖中有四个位于该地区，即洞庭湖、鄱阳湖、巢湖和太湖。

人类活动塑造长江

新石器初期，全球气候变暖，降雨量增加，长江流域森林覆盖率最高时达到 80%。农耕时代以后，森林面积开始减少，水土流失增加。商周时期，先民开采铜等矿产，森林砍伐加剧，长江泥沙逐步增加，加剧了长江中下游冲积平原河湖的淤积，但也有利于人们围垦造田。向湖泊进军，这也是云梦泽消失的重要原因之一。长江泥沙增加，不仅使中下游河道变迁频繁，也加剧了河口造陆的步伐。在过去 3000 年间，长江口向东海推进了几百公里，逐渐形成了现在的长江口格局和上海市。

另一个对长江有重大影响的人类活动是修堤建坝，用以保障居住和耕地安全。经过千年不断地修建和加固，使长江水系有 34000 公里的堤防，防洪保护区面积达到 15.4 万平方公里，其中长江中下游就有 14 万平方公里，这对于长江经济社会起到重要作用。

修堤建坝是一把双刃剑，虽然增加了耕地面积，但也抬高了江河的防洪水位。晋唐以来，北方人口大量迁入长江流域，围垦造田逐步加强，好在中下游仍然有大片通江湖泊调蓄洪水，



江汉平原鱼米乡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长江没有像黄河那样经过六次大的河床改道，千年来整体保持稳定，这为长江文明发展提供了安全条件。从公元三世纪至十四世纪，占城稻和茶等耐旱作物的出现使长江流域丘陵的坡耕地开始得到利用，低山地区森林进一步减少。到十五至二十世纪，玉米、马铃薯、番薯等美洲

作物的引入，使长江流域中高山区的森林日渐萎缩，水土流失加重，河口三角洲加快向东海推进。

进入现代，梯级水库建设使河道泥沙减少。随着大型港口码头、取水和排水设施、桥梁建设和城市化发展，大量岸线被开发利用，人类活动从此成为影响长江演变最主要的因素。



自然环境孕育长江文化

自然环境与文化发展联系密切。旧石器时期，古人类一般都生活在山区或者丘陵中，一来天然洞穴，易于藏身；二来森林里有花果和动物，方便采集和狩猎。到新石器时期，长江人开

始走出山林，来到长江支流或者冲积平原附近的高处，这里不仅可以种植水稻、打鱼，还可以躲避洪水。

长江古文化遗址为何都出落在海拔一千米到几十米的地方？原因是距今8000~3000年，长江流域处于末次冰期以来最湿热的时期，降雨量大，洪水大，江湖演变剧烈。到春秋战国时期，气候开始转冷，人们才走向低洼的湖区和长江干流边居住和生产。

长江流域山区面积占流域面积的80%，道路崎岖不平，陆域交通不便，所以，早期长江文化集中度没有黄河流域高，都是分片单独发展起来的。

山多，茶也多。长江流域是重要产茶区，湖北有五峰茶、河南有信阳矛尖、江西有云雾，浙江有龙井，此外还有碧螺春、君山银针、黄山毛峰、武夷岩茶、都匀矛尖等。茶圣陆羽也来自长江流域的湖北天门。长江的茶不仅运往北方，还通过丝绸之路走向世界。

长江中下游平原受强季风气候影响，水热同步，孕育出水稻文化。在长江流域，发现早期稻谷遗址近150处，甚至在江西万年仙人洞和湖南道县玉蟾岩还发现了距今一万年左右的水稻遗存。水稻是长江流域历史最悠久的农作物，是长江文化有别于黄河文化的显著特点，不仅养育了长江儿女，还造就了中国特殊的“南粮北济”的现象，从唐朝到北宋，南粮北济的总量超过700万石。长江流域的桑蚕及丝绸文化也让这里成为丝绸之路的源头。

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水网发达，水运交通四通八达。长江干支流自古通航，舟楫不断，与北方的交通工具——马，形成中国古代“北马南舟”特有交通特色。郑和下西洋的造船地和出发地就在长江，是中国走向世界重要基地。

长江流域多元文化交融，不仅是鱼米之乡，也产生了深厚的江南文化。唐代以后江浙经济

繁荣，地利人杰，一些富商官员除注重养身、养气和人文素质外，还重视构建园林亭阁，嘉兴、无锡、嘉定、南京、常熟、杭州、吴兴等地园林兴盛，尤以苏州、扬州为最。白墙黑瓦、假山红柱、碧水翠竹、奇花异木，构成了一幅幅高雅、幽静的画面。

物产和景观的多样性使长江流域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在物质遗产方面，除了茶、稻、丝以外，还有青铜、瓷器、漆器等重要的文化符号。青铜是红铜、锡、铅的合金。长江青铜文化犹如群星闪烁夜空，巴蜀的神秘、古滇的淳朴、荆楚的浪漫、吴越的隽秀，异彩纷呈，各具特色，如曾侯乙编钟奏出天籁之音，越王勾践剑两千多年后仍然锋芒毕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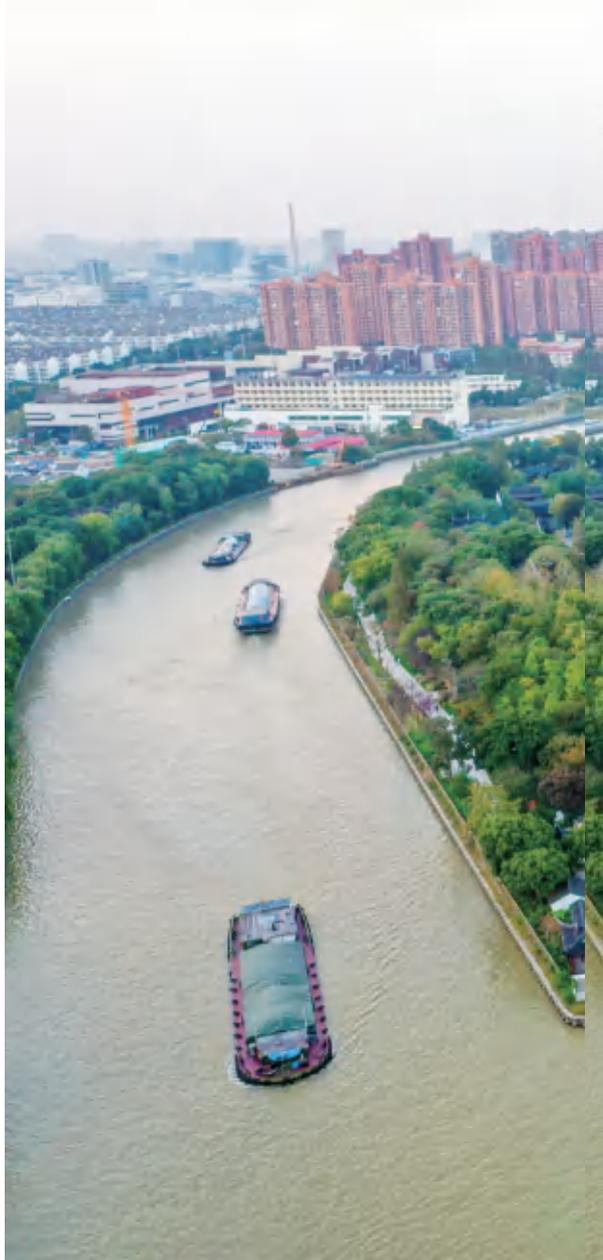
江西景德镇的瓷器集天下名窑之大成，汇各地良工之精华，是中国最著名的瓷都，所产瓷器“行于九域，施及外洋”，湖南醴陵、江苏宜兴等地也都是瓷器之乡。

在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就开始制作漆器。至东周时期，楚国的髹漆工艺与漆器制作已达较高水平。秦汉以后，漆器的使用范围扩大到礼仪、丧葬、家具、交通、军事、娱乐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影响整个东亚地区。

长江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多达数百种。最有代表性是道教、音乐、诗歌和戏曲。

道教圣地上游有四川青城山，中游有湖北武当山、湖南衡山，下游有江西龙虎山和三清山等。长江上游的佛教圣地峨眉山、中部的九华山和东海的普陀山彼此相守、逾越风雨。

春秋时期，楚国音乐已很发达，宫中设置有乐官，乐器有钟、磬、鼓、瑟、竽、排箫等，其中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规模大、数量多、音乐性能优良。楚辞影响中国文坛 2000 多年，唐诗宋词更有上千首咏颂长江风光及风土人情的诗篇。



戏曲品种丰富，流传至今的有昆曲、川剧、越剧、楚剧、苏剧、沪剧、扬剧、黄梅戏、凤阳花鼓、湖南花鼓戏、江西采茶戏、苏州评弹及皮影等。

空间、时间和物质遗产中的 长江文化

长江文化还可以从空间、时间和物质遗产三个维度来看。



京杭大运河苏州枫桥段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长江区域文化最早出现在中游，如彭头山文化（洞庭湖西北澧水流域）和城背溪文化（湖北秭归柳林溪和宜都城背溪）都出现在公元前7000~5000年，大溪文化（东起鄂中南，西至川东，南抵洞庭湖北岸，北达汉水中游沿岸）出现在公元前4700~3500年，屈家岭文化（主要分布在湖北，北抵河南省西南部，南界到湖南澧县梦溪三元宫）出现在公元前2550~2195年，石家河文化（湖北省天门市石河镇）出现在距今

4600~4000年前，武汉盘龙古城文化距今3700年前。西周及春秋战国时期中下游地区进入持续800年的荆楚文化。

从沱江流域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制作水平看，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文化不仅具有独特性，而且发展水平极高。四川盆地的三星堆文化、宝墩文化、十二桥文化和金沙文化如此密集地集中在同一地区，发展成延续千年的巴蜀文化。金沙江上游及长江源区也不是空白，五帝之首



三星堆博物馆青铜人头像 摄影 / 袁博 / 视觉中国



越王勾践剑 摄影 / 袁博 / 视觉中国



曾侯乙编钟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黄帝一统华夏之后，部分羌人和汉人进入川西及藏区，即金沙江上游、雅砻江上游、岷江及大渡河上游和嘉陵江上游地区，逐步发展出羌藏文化。

长江下游先后出现了河姆渡文化（公元前5000~3000年）、马家浜文化（公元前4700年）、崧泽文化（距今6000~5000年）、良渚文化（距今5300~4300年）、湖熟文化（夏商）、江西赣江流域的吴城文化（商代）和新干大洋洲文化（商代）等，其中太湖流域良渚出土的玉器制作精美，数量以千计，号称玉器王国，这些文化发展后来出吴越文化。

长江古代文化分区发展特点显著，进入近代，轮船的引入使得长江上下游交通变得容易，长江沿线经济发展速度加快，上下游文化交流频繁，使长江文化的整体性和流域性增强。

新中国成立后，长江流域的自然资源得到了有效开发利用，促进了流域的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发展。目前长江流域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调水工程、最大的水电站群、最大的水电站装机容量、最大的船闸和升船机、最大的天文望远镜等国之重器，还有世界最多的跨江大桥、最大的智能港口——上海洋山港，最多的水库（5万多座水库，占全国50%以上）。

长江流域古代精致的物质遗产更是举不胜举，与上述国之重器相互呼应。长江文化的鲜明特点有效融合了传统的农耕文化与现代的工业文化，使长江文化影响力显著提高。

进入新时代，长江大保护、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和《长江保护法》等新的长江文化符号，为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和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样板，也将让长江文化影响力焕发出勃勃生机。

博南古道 迤西咽喉

◎本专题策划 | 任红 文 | 胡正刚 编辑 | 孙钰芳

博南古道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路段，联通云南大理与保山，西出缅甸、印度，因穿越险峻的博南山，得名“博南古道”，因保山旧称永昌，所以又名“永昌道”“滇缅永昌道”。博南古道既是联结四川、云南，通达缅甸和印度的交通路线，也是西南边疆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族交流的通道。1931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博南古道上游历，将其称为“通往缅甸的黄金之路”。

- 
- P18 博南古道的历史脉络
P30 沿着驿道、河流和时光的方向
P44 “博南山人”杨慎的滇云岁月
P52 徐霞客的博南古道之行
P60 博南古道旅行记

博南古道的历史脉络

◎文 | 胡正刚 编辑 | 孙钰芳

八莫





盈江县

腾冲市

保山市

永平县

漾濞县

大理市

怒江

澜沧江

新太平浦

打牛坪铺

合江铺

大花轿

曲洞

江顶寺

天井铺

杉阳

彩虹桥



制图：木易 胡正刚

自秦汉开辟至今，博南古道已有 2000 余年历史，经历了时光的消磨和洗礼，古道的路线一直清晰可循，部分路段仍旧保存完整，沿途的古迹名胜也遗存至今。时至今日，我们依旧可以经由博南古道，感受云南省西南地区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也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对南方丝绸之路有一个整体的感知和认识。

汉德广，开不宾

公元前二世纪，为寻求共御匈奴的外援，汉使张骞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穿越西域，出使到中亚地区的大夏（今阿富汗）。回国后，他向汉武帝讲述自己出使途中的见闻。在大夏时，张骞见到产自四川的邛竹杖和蜀布，在遥远的异域见到中华物产，让他吃惊不已。张骞向当地人打听邛竹杖和蜀布的来历，他们告诉他：“这是我国的商人从身毒（今印度）买来的，身

毒在大夏东南数千里外。”

当时，汉朝与匈奴的战事胶着而激烈，从中原到西域交通阻绝，从北方出使西域各国的行程十分危险，沿途会被羌人和匈奴袭扰。张骞根据在大夏的见闻推测：大夏在汉的西南边，离汉地二万里，身毒在大夏东南数千里，那里有蜀地的物品，说明身毒与蜀地相隔不远，且有道路相通。张骞向汉武帝汇报，大夏仰慕中国，希望能与中国交往，但担心匈奴的阻隔，建议开通从四川经身毒前往大夏的道路，联合大夏共御匈奴，“蜀身毒道便近，有利无害”。这是南方丝绸之路（时称蜀身毒道）第一次见于历史记载，但这条古道存在的时间，早于张骞出使西域的公元前 2 世纪。

张骞出使西域收获丰硕，不仅打通了汉朝对外交通的北方丝绸之路，还发现了从蜀地通往印度的南方丝绸之路。秦汉时期，四川是西南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繁华富饶，蜀地“沃



越过澜沧江远眺博南山 摄影 / 范南丹



西安昆明池汉武帝雕像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铁之利，浮水转漕之便。”蜀地的地理交通状况也十分优越，“南御滇犍、犍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公元前四世纪，四川成都地区的商人，用马匹驮运着丝绸，越过川西平原来到雅安，沿着崎岖的山间小路南行，经过邛都（今四川西昌），渡过金沙江进入云南楚雄，然后西行到达洱海地区，继续沿蜀身毒道西行，出境缅甸，去往印度售卖。

秦汉时期，西南边疆地区繁衍生息着数十个大大小小的部落，统称为“西南夷”，要打通蜀地与印度之间的交通，就得将这一区域纳入中央王朝的版图。秦、西汉、东汉采取“通道”“置吏”并举的措施，前后历时 300 余年，才

实现了收服南疆，打通南方丝绸之路的事业。

秦一统华夏后，曾派遣常頔在四川、云南之间古老商道的基础上修筑道路，因路宽五尺，史称“五尺道”。因其经过石门（今云南盐津豆沙关），唐代樊绰《蛮书》称之为“石门道”。这条道路北起四川宜宾，南至云南曲靖和滇池地区，是四川与云南间的第一条官道。

为进一步打通到印度的道路，公元前 122 年，汉武帝派遣张骞、王然于穿越西南夷地区出使印度。西南地区的部族对远在北方的汉王朝并不了解，使者经过滇国和夜郎地区时，部族首领滇王和夜郎侯均发出了“汉与我孰大？”的疑问。使者离开滇池区域，到达洱海附近时，被当地部族阻隔，未能到达目的地印度，“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不过当时的“昆明”位于洱海区域，并非如今滇池畔的昆明城。



云南省永平县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虽然这次出访无功而返，但并没有打消汉武帝征伐西南夷和打通蜀身毒道的巨大决心。因西南夷部落群居在水边，熟识水战，为与之抗衡，汉武帝下令在长安城郊开凿了一个人工湖，取名“昆明池”，这个湖模仿洱海的形状，朝廷还建造了高大的战船，以让士兵在昆明池中操练水战。唐代诗人杜甫《秋兴八首》中的“昆明池水汉时功，武帝旌旗在眼中”，描述的就是这一历史事件。清代云南文人孙髯翁《大观楼长联》中“汉习楼船”的典故也源于此。在长联中，孙髯翁以“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概述云南自秦汉以来的主要历史事件，不难想见汉代征伐西南夷在云南历史上的深远影响。

做好充足准备后，公元前109年，朝廷发蜀地士兵征讨西南夷，汉军势大，滇池地区的滇

王率众归降，云南的大部分区域纳入汉朝版图。武帝在滇区域设立益州郡，封其首领为“滇王”，赐予滇王金印。数年后，滇池以西的洱海区域也被收复，汉朝在今保山市设置嵩唐县，在今施甸设置不韦县，中原王朝的势力延伸到博南山、澜沧江流域，打通了昆明到保山地区的道路。

公元69年，世居保山以西的哀牢夷归附汉朝，汉明帝在当地设立永昌郡，永昌郡地域广阔，包括滇西的保山、德宏、临沧等地区。汉王朝在开疆拓土的同时，也注重开拓道路，永昌郡设置后，随即征调大量民夫，开通了博南山中的道路，中国境内的南方丝绸之路干线蜀身毒道全线贯通。自此，从四川成都出发到达云南大理、保山后，继续西行，即可出境缅甸，通往印度。

博南山位于云南省永平县，山势陡峭，森林繁茂，是难以逾越的天堑。博南古道是南方丝



博南古道在铺筑过程中，遇到坡度较大地段，连续“丢台”降坡成梯状。 摄影 / 张继强

绸之路上最险阻的一段，它的开通，是南方丝绸之路开拓史上的重要事件。博南道开通以前，滇西的哀牢夷地区“绝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以来，未尝交通中国”。

博南古道开通后，成为西南边疆的交通枢纽和要道，邮驿和商旅往来不绝。李厚杰撰写的《博南山铭》，叙述了博南山重要的地理价值，以及博南道开通对中国西南地区交通状况的深远影响：“巍巍博南，屏蔽西藩。远承昆仑，近接磨盘。西通印缅，东达黔川。羊肠剑阁，鸟道巫山。嶙峋千仞，重镇极边。西陲通衢，驿使往来。”博南山高耸险峻，是西藩的屏障，它承接遥远的昆仑山，与怒江西岸的高黎贡山（磨盘山）相通，博南古道开辟后，干道西通缅甸、印

度，东达贵州和四川，经由小道可以前往蜀地的剑阁和巫山。

汉朝廷开辟了穿越博南山的道路，在澜沧江边设置了兰津渡口。开路设渡的劳作艰辛而危险，行者苦之，作《博南谣》抒发胸中苦楚：“汉德广，开不宾；度博南，越兰津；渡澜沧，为他人。”《博南谣》又称《行人歌》，歌谣字数虽简略，但一咏三叹，言辞悲切，听之动人。

山川险阻，瘴气氛氲

南方丝绸之路全线贯穿之后，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交通作用。唐代，西南边疆崛起了地方民族政权南诏，它国力强盛，与唐朝、吐蕃的关

系错综复杂。南诏时期，洱海地区成为云南的政治和交通中心，都城大理城是域内道路的交汇点，同时也是博南古道的起始点。南诏重视商贸，与四川、贵州、广西、西藏地区交流密切，还与南亚、东南亚等国开展商品交易。繁荣的商业交往促进了道路发展，在南诏治下，大理、昆明、保山、丽江、景东等地发展为贸易集散地和交通枢纽，南方丝绸之路的道路网络得到进一步拓展。

唐懿宗咸通三年(862)，南诏国发兵攻打大唐的安南城(今越南河内)，战争发生时，樊绰在安南经略使蔡袭府中担任幕僚。次年，唐军战败，南诏攻陷交趾，樊绰在战事中受伤，携带经略使官印，浮水渡富良江(今越南红河)逃脱，暂留郡州待命，后辗转滕州，奉命回到长安，之后到夔州都督府担任长史。

暂留郡州期间，樊绰将收集和亲历的南诏情形编撰成册，取名《蛮书》，委托襄州节度使张守忠进献朝廷。《蛮书》资料翔实，是关于南诏的重要史料，书中记载，从南诏都城直咩城到安南府城(今越南河内)，可以通过水陆交通往返，“从安南府城至蛮王见坐直咩城，水陆五十二日程，只计日，无里数”。可见当时，从越南河内到云南大理，水陆行程须52天。路程以天数计算，不计长短里数。从河内乘船沿着红河逆流而上，航行25天后在贾勇步(又称步头，今云南河口县)舍舟登陆，由南往北依次经过蔓耗、蒙自、建水曲江、通海、江川、晋宁，到达昆明，从昆明折而往西，经安宁、禄丰、舍资、南华、祥云、弥渡等地，到达南诏都城，陆路行程共计27天。到达大理后，经由博南古道西行，可以去往缅甸、印度。唐代，印度称“天竺”，这条道路被称为“安南通天竺道”。这条道路水陆并行，连接南海和印度洋，与海上丝绸之路汇通，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干线。

《蛮书》还记载，唐朝南诏时期时，四川成

都到云南大理道路相通，且里程清晰，“自西川成都府至云南蛮王府(今云南大理)，州县、馆驿、江岭、关塞并里数二千七百二十里”，沿途有51个驿站。

南诏时期，博南古道一直畅通，从大理西通印度的道路，称为“南诏西出腾冲通天竺道”，这条道路是蜀身毒道的延续。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对这条路的沿线环境作了记述：“山川险阻，瘴气氛氲，毒蛇毒草，为害滋甚。”

大理国取代南诏政权后，与北方的宋朝划大渡河而治，南诏时形成的南方丝绸之路交通体系得到延续。宋朝与北方的金、蒙古连年征战，国内马匹不足，而云南地区的马品质优异，“大理马，为西南蕃之最”。宋朝频繁遣人到云南买马，由此开拓出数条“大理买马道”。官方在广西邕州横山寨设立马市，遣人到云南采买马匹，集中到邕州后，分程送往宋朝各地。马市带动了沿线贸易和交通的发展，买马活动持续了很长时间，直至蒙古平定大理后才终止。

北宋熙宁六年(1073)，宋人杨佐从四川进入云南祥云县议买马，在云南驿见到里堠碑，里面记述了大理国时期云南的疆域和交通，“东至戎州，西至身毒国，东南至交趾，东北至成都，北至大雪山，南至海上，悉著其道里之详”。大理国境内的道路四通八达，从都城大理城出发，东行经滇池区域、石门道可以通达戎州(今四川宜宾)；西行经博南古道出境缅甸，可以到达印度；东南行经交趾大理道可以到达越南；北行经丽江、迪庆等地，可到达滇藏交界处的大雪山；南行经巍山、南涧、临沧等地，出境缅甸，可以到南海。这些道路的路线、里程都十分清晰。

万里通航辙

1253年，忽必烈率军攻破大理城，延续了五百余年的西南地方政权南诏、大理国覆灭，中



云南大理风光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央政权重新直接统治云南地区。元朝将云南行省的政治中心从大理移到昆明，政治中心的东移，使南方丝绸之路的交通枢纽也随之从洱海区域东移到滇池区域。

元朝在疆域内建立了完备的邮驿体系，称为“站赤”，驿站和驿路遍布全国，“星罗棋布，脉络相通，朝令夕至，声闻必达。”元代，云南设站赤 78 处，其中马站 74 处，配备马匹 2300 余匹，牛 30 头；水站 4 处，配备船 24 条。站赤之外，还设置有急递铺，每一铺配 5 名铺兵，每十铺设邮长 1 名。站与站之间的里程一般为 60 里，急递铺之间的间距为 10 里至 20 里。博南古道上设有站赤 6 个，分别是：大理路在城站（大理市中和镇）、河尾关站（大理市下关）、样备站

（漾濞县城）、打牛坪站（漾濞县打牛坪村）、永平站（永平县城）、沙木河站（永平县杉阳）。博南古道沿线的许多村镇，名字中带有“铺”字，如合江铺、太平铺、黄连铺……这表明它们与元朝设置的急递铺有深厚的渊源。

明清时期，邮驿体系进一步细化，道路沿线除设置驿站外，还设堡、巡检等军事设施，发挥镇戍和保卫驿道通畅的作用。明代，每 60~80 里设一个驿站，偏远的边疆地区，驿站之间的里程有的达百里以上。每一个驿站都配有马头、库子、馆夫等人员，养有马匹，驿站的和运营成本由官方承担。明代在前朝急递铺的基础上设置了铺，铺内有铺司兵，承担邮传任务。铺司兵的来源是道路沿线的居民或者明朝初年入征云南



的军士，铺司兵世代相承，有邮传任务时承担公务，没有公务时，务农耕作。明代，当地人修建了飞跨澜沧江的铁索桥霁虹桥，这是博南古道建设史上的重要事件。

清代的邮驿体系延续自明代，据《大清会典》记述，清代云南设驿近90处，其中驿站19个，堡20个，军站50余个。除此之外，还设置了大量的铺、汛塘等设施，形成了以驿道为干线，驿堡、铺舍、哨所、汛塘相通的交通体系。

明清时期，博南古道上的驿站和里程如下：大理府（大理古城）沿洱海南行30里，至龙尾关；南行5里，过天生桥；沿苍山西麓北行70里，到漾濞驿（漾濞县城）；西南行80里到打牛坪驿；经黄连堡西南行120里，到永平县；西行

60里，至博南山顶丁当关，行20里下山，至沙木河驿（永平杉阳）；西南行20里，渡过澜沧江上的霁虹桥，西行100里后到达永昌府。

元明清三朝，南方丝绸之路的格局稳定延续，并纳入全国的交通网络。杨慎戍滇期间，曾作诗形容西南边疆地区的交通状况：“圣代扫氛埃，万里通航辙”。

工业文明的曙光

20世纪初期，云南开埠通商，蒙自、思茅、腾冲先后开设海关，南方丝绸之路进一步融入世界贸易和交通体系，开启了近代化进程。

1910年，由法国人主持修建的滇越铁路开通，这条铁路北起云南昆明，南到越南海防，全长850多公里，路线基本沿袭了唐南诏时期的“安南通天竺道”的东线“安南通拓东（今昆明）道”。铁路开通后，由昆明乘坐火车到越南海防后，可以搭乘轮船，直通国内国际的沿海城市。滇越铁路通江达海，对南方丝绸之路体系和中国西南边疆的交通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1938年，联结云南昆明和缅甸腊戍的滇缅公路开通，公路全长一千多公里，路线的走向基本与南方丝绸之路驿道重合。这条通往滇西的道路上，汽车发动机的轰鸣、喇叭声与马帮的驼铃、马儿的蹄声、赶马人的吆喝声交织，工业文明的曙光就此开始照耀这条古老的道路。

丝绸之路：从交通道路到文化象征

交通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处于动态发展的过程中。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南方丝绸之路的路线、通行情况、驿站堡铺等设施、管理模式多次变迁，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路段名称也不尽相同，但其主干和脉络始终比较清晰。

南方丝绸之路古已有之，但“丝绸之路”的名称，却是近代的产物。188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国》中，将公元前二世纪形成的从中国中原地区洛阳、长安连接中亚今乌孜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的交通路线，命名为“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的命名方式，引发了学术界和社会公众的普遍认可和关注。

蚕桑与丝织品是中华文化的源头和象征之一，在汉语文学作品中，描述蚕桑和丝绸的诗句不胜枚举，如《诗经·七月》里的“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扬，猗彼女桑”，《诗经·氓》里的“桑之未落，其叶沃若”，白居易《红线毯》里的“择蚕缲丝清水煮，拣丝练线红蓝染。”自有中西商贸交流以来，丝绸一直是中国销往域外的重要商品，也承载着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想象和认知，在特定的语境里，丝绸甚至可以作为“中国”的代称。

通过北方丝绸之路输往中亚、西亚和欧洲地区的丝绸，在西方深受欢迎；通过南方丝绸之路输往南亚的丝绸，也在异域产生了深远影响。公元前四世纪，古印度哲学家考底利耶在其著作《政事论》中记述：商人将支那出产的成捆的丝，贩卖到印度。成捆的丝，梵文写为：Cīnapatta，这个词由Cīna（即支那）与patta（意为带、条）组成，意为“中国成捆的丝”。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印度人已经将丝绸与中国深刻关联在一起，由此不难想见丝绸在古代中印经济文化交往中的重要地位。

李希霍芬笔下的丝绸之路，既是商道，也是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族的交流通道。“丝绸之路”有多重含义，它既是具体的通道和网络状的交通体系，也是古代中国与外界连接道路的统称，具有深厚的历史背景和意蕴。如今，被称为“丝绸之路”的交通路线有三条，除了李希霍芬描述的北方丝绸之路外，还有以航海为主要运

输方式的“海上丝绸之路”，以及中国西南地区连接四川和云南，通往缅甸、印度等地的“南方丝绸之路”。

四川平原土地肥沃，民阜物丰，素来享有“天府之国”的美誉，长期以来都是中国西南的经济文化中心。蜀地农耕文明源远流长，当地人自古就有养蚕织丝的传统，蜀锦制作精美，名动海内外，西汉扬雄《蜀都赋》称颂蜀锦“黄润细布，一筒数金”，富人们对蜀锦趋之若鹜。而箬竹杖是用箬竹制成的手杖，产自四川西昌地区，“高节实中，状若人，剖为杖，出南广邛都县。”蜀布是麻织品或丝织品，古时丝绸也称“细布”，《后汉书》记载：“细布，或言水羊毳，野蚕茧所作也。”早在公元前三四世纪，蜀地特产蜀布、箬竹杖就曾多次通过商贾，经云南转运到印度和阿富汗地区，当时商旅通行的道路，就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雏形。

四川到印度远隔数千里，途中要穿越许多高山峡谷和瘴疠区域，行旅艰辛，危险重重，马帮运力又极其有限，商贾携带的货物，必须有令其满意的利润，他们才会甘心涉险。由此推测，张骞在大夏见到的蜀布，很有可能是丝织品。杜甫在《送梓州李使君之任》中，曾同时写到箬竹杖和蜀锦，“老思箬竹杖，冬要锦衾眠”，可见在蜀地，丝织品与箬竹杖是并列的珍品。

随着生产力发展和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南方丝绸之路不断被开拓和完善，形成了通达的交通网络。成都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从这里出发后，依据走向不同，南方丝绸之路分为东、南、西三条路线。

东线是经贵州、广西、广东至南海的“牂牁道”，陆行抵达南海后，这条路线与海上丝绸之路联结。

中线从四川南下，到达云南滇池地区后，继续南下，经玉溪、红河等地，进入越南和中南半



怒江铁索桥上行走的马队 摄影/左凌仁

岛，历史文献称中线为“步头道”或“进桑糜冷道”。“步头”位于中越边境国内一侧的河口县，“进桑”在云南河口附近，“糜冷”是红河干流的旧称。中线是一条水陆并进的交通线路，从四川成都陆行到达河口后，可以乘船顺红河而下，直抵南海。与东线一样，中线也与海上丝绸之路连通。

西线与中线的部分路段重合，以云南滇池区域为分岔点，西线西行经楚雄、大理、保山地区，出境缅甸后，可以通往印度，并进通达中亚、西亚和欧洲地中海地区，与北方丝绸之路汇通。

西线开辟时间较早，自古商旅往来不绝，它

贯穿中国西南边疆，连通南亚、中亚和欧洲，是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族走廊，是南方丝绸之路的主干线，即通常意义上所称的南方丝绸之路。

中国历代行政机构都十分重视这条道路，组织过大规模地拓路和修整，投入了无数人力物力。秦代，联结四川和云南的“五尺道”开通；汉代，在滇西的博南山中修筑了道路，在澜沧江上设置了“兰津渡”。自元代开始，沿途设置了功能齐全的邮驿体系。道路是国家力量的象征——道路抵达哪里，国家意志和行政职能就延伸到哪里。 



沿着驿道、河流 和时光的方向

©文 | 胡正刚 编辑 | 孙钰芳





澜沧江上的彩虹桥 摄影 / 范南丹



时光如同一条河流，总是昼夜不息地向前流淌。道路也如同一条河流，每时每刻都在变化。梳理不同年代博南古道上行旅方式、日程的变迁，可以更加深刻地感知这条千年古道的蓬勃生命力。

悲怆和艰辛交织的险绝之路

在历史的长河中，博南古道是一条悲怆的道路，从开辟之初，“渡澜沧，为他人”的险境持续了千百年。南诏时期，大理洱海地区的商贩经博南古道到高黎贡山和怒江区域经商，当准备返回故乡时，他们却陷入了巨大的困境——冬天，高黎贡山积雪封路，苦寒难行；夏秋季节，怒江河谷（穹岷，又称潞江坝）酷热无比，瘴毒肆虐；好不容易挨到春天，积雪消融，天气凉爽，钱财和路费却耗尽了，依旧无法返乡。羁旅中的商人作歌遣愁：“冬日欲归来，高黎贡山雪；秋夏欲归来，无那穹岷热；春时欲归来，囊中络赂绝。”

自博南古道开通以来，大理到保山之间的古驿道上商旅繁忙，行人往来不息。古代，行旅中的艰难险阻让人胆寒，博南古道穿越崇山峻岭、高山峡谷，要经过令人闻之色变心惊的瘴疠区域，沿途布满了倒毙者的尸骸和白骨。

明朝的一名状元杨慎在戍滇经过雾虹桥时，澜沧江河谷的瘴气让他胆战心惊，“有大瘴，零雨始旭，草玄叶脱时，行旅忌之”。直到清代，怒江流域的瘴疠依旧如死神的阴影一般，沉重地压在旅行者的心头，清代诗人盛毓华所做的《潞江谣》曾描述过这种场景：“三月四月烟瘴起，新来客尽死；九月十月瘴烟恶，老客魂亦落。去年



赶马人雕塑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之客死如梭，今年之客来更多。荒沙一片风凄楚，新鬼旧鬼相聚语。”

在古人的认知里，瘴疔因“瘴气”而生。瘴气是山林水泽中湿热蒸郁、会致人生病甚至丧命的毒气。云南西部和南部地区，河谷密布，天热多雨，夏秋季节，大量雨水和雾气被山谷所阻，积蓄在河谷地区，会滋生蚊虫，传播恶性疟疾，产生大量伤亡。如今，人们已经知道瘴疔产生的原因，可以有效预防和治疗，但在医疗水平和认知程度欠发达的古代，瘴疔是致命的，令行旅之人闻之色变。明、清时期，中原王朝数次征伐缅甸，无数将士死于瘴疔。民国时期，瘴疔的危害依旧持续，滇西南各地都流传着这样的谚语：欲到某某坝，先把媳妇嫁。在旅行者眼中，瘴区是畏途，是生命的禁行区。

行旅如此艰辛，往来于博南古道上的赶马

人时常处在朝不保夕的险境中。博南道沿线流传着一首传唱了千百年的民歌《赶马调》，歌词酸楚悲切：

砍柴莫砍葡萄藤，养女莫嫁赶马人。
大年三十讨媳妇，初一初二要出门。

停滞的时光

明嘉靖四年（1525年）春天，杨慎经博南古道赶赴戍地永昌卫（今云南保山），从他对博南古道行程的记述，可以一窥这条道路当时的通行状况。杨慎的戍边之行属于官方事务，沿驿道前行，有戍卒押送，夜间在驿站或者铺舍歇息，每一天的行程都是固定的，称为“一程”。第一程，从大理下关出发，经天生桥、碗水哨、



古道上的柏木铺 摄影/韩秀林

四十里桥、响水涧桥，到达样备驿（今漾濞县城）歇宿，行程 80 里。第二程，从样备驿出发，经柏木铺、横岭，到打牛坪驿（今漾濞西境打牛坪村）歇宿，行程 90 里。第三程，从打牛坪出发，经盛备桥、观音叫狗山、白土铺、天井铺、梅花铺，到达永平驿（今永平县城）歇宿，行程 100 余里。第四程，从永平县出发，经铁场坡、花桥哨、蒲蛮哨，途中翻越博南山，到沙木河驿（今永平县西境杉阳坝子）歇宿，行程 70 余里。第五程，从沙木河驿出发，经平坡、山塔、天井铺、板桥，途中经霁虹桥渡过澜沧江，到达戍地永昌卫，行程 100 余里。

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 年）——杨慎戍滇的 243 年之后，在京师任职的王昶因故被贬去官职，为谋戴罪立功，他去征讨缅甸的清军中担任幕僚。王昶是诗人，同时也兼及笔记散文创作，

《滇行日录》是他记录云南交通状况、途程、邮驿体系的著述。

王昶对博南古道的行程有详细记述。第一天，从下关出发，西行经天生桥，50 里后到合江铺，又西行 60 里到漾濞县城，在馆驿歇宿。第二天，从漾濞驿出发，经双雁桥、大觉寺、太平铺、野牛坪（即打牛坪），渡过胜备江，在永平县境内的黄连铺歇宿。第三天，从黄连铺出发，经观音山（即观音叫狗山）、万松哨、松杉哨、天井铺、平蛮哨，抵达永平县。第四天，从永平县出发，经花桥、宁西禅院，途中翻越博南山，到达杉木河。第五天，从杉木河出发，过凤鸣桥、罗岷山、江定寺（今江顶寺），经霁虹桥渡过澜沧江，经威宁哨，到达官坡歇宿。第六天，到达永昌府治。

王昶与杨慎有许多共同点：兼具官员、学



打牛坪巡檢司遺址 摄影 / 韩勇林



太平鋪 摄影 / 韩勇林



花桥村古驿道 摄影/韩勇林

者、文人的多重身份，壮年之际，以戴罪之身前往云南永昌，经行的路线也相似，甚至连心境都相同。从杨慎的人生经历中，王昶仿佛看到了自己命运的投影。留居永昌军中期间，王昶曾去寻访杨慎的戍所和旧居，可惜时光涣漫，杨慎的旧居已经倾颓破败，被用作甲杖库，墙壁上尚留存着杨妻黄娥的诗句。王昶触景伤怀，作诗《过杨升庵故居》纪行，发出了“俎豆知何日，松篁不记年”的感慨。

对照阅读杨慎和王昶对博南古道的记述，有一种时间停滞之感，博南古道仿佛被时光遗忘了，在200多年的光阴里，几乎没有变化。

他者的视野

一直到近代，博南古道都是从中国前往缅甸的必经之路。清朝晚期，随着中西经贸文化

交流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西方人进入中国，简略梳理他们对南方丝绸之路和博南古道上旅程的记述，可以了解这条古道在中西交流中的重要意义，为我们认知这条古道提供另一种视野。

1882年，来自英国的著名探险家柯乐洪从中国广州出发，横穿广东、广西、云南等地，抵达缅甸曼德勒，在旅途中，他对沿途区域进行了详细考察。次年，柯乐洪撰写的考察记《横穿克里塞——从广州到曼德勒》在伦敦出版，在这本书中，他将中国南部称为“Chryse”，意为传说中的“黄金之地”。

1877年，英国探险家威廉·吉尔从上海经宜昌至重庆、自流井到四川成都，然后经雅州、打箭炉、理塘，南下经德钦、大理、腾冲，进入缅甸八莫。漾濞西面山岭到太平铺之间的山路，是他整个旅程中最难行的一段，“原先路面由很大的岩石铺成，此时岩石全部错位，缝隙间填满

了深深的、僵硬黏稠的泥巴，两边是湿滑的河岸，缝隙被烂泥掩盖。”

1903年，美国旅行家威廉·埃德加·盖洛从上海出发，乘船溯长江航行，沿途考察了长江流域的人文地理，盖洛旅行的终点是缅甸的曼德勒。旅行结束后，他撰写了《扬子江上的美国人——从上海经华中到缅甸的旅行记录》。途中，他分别在漾濞县城、黄连铺、株东镇、永平县城、平坡村歇宿，途中耗时6天。

1906年，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英国人庄士敦从中国北京出发，途经华北、武汉，上溯扬子江进入四川，后经迪庆、丽江等地南行到达大理，经博南古道进入缅甸，前往终点缅甸曼德勒。旅行结束后，他将描述旅行过程的文

章结集为书，取名《从北京到曼德勒》。

庄士敦在博南古道上的行程是这样的：第一天，从大理府出发，经“防御要塞”下关，到合江铺住宿。第二天，经过漾濞县城，翻越坝子西部的高山，在山顶隘口的村子歇宿。第三天，经太平铺、胜备桥，在永平境内的黄连铺住宿。第四天，到达永平。第五天，经过花桥村，翻越博南山，在山脚下的村子住宿。第六天，经过杉阳坝子，渡过澜沧江上的雾虹桥，在水寨歇宿。第七天，到达永昌府。

柯乐洪、盖洛、庄士敦出发的地点不同，旅行的目的地却相同：缅甸曼德勒。他们都经由博南古道前往缅甸，由此可见博南古道在中缅交通中的枢纽作用。



滇缅公路边的雕塑 摄影/韩勇林



南方丝绸之路遗址 摄影/韩勇林

公路连通古驿道

1934年，为处理滇缅边界的领土纠纷，“外交部特派云南边地调查专员”周光倬赴滇缅边区调查。周光倬逐日撰写日记，详细记述每一天的行程和经历。梳理他对博南古道的记述，可以感知民国时期南方丝绸之路的发展变迁。民国年间，云南修通了昆明以西的迪西干道，干道宽阔平整，可以通行汽车。

从昆明出发的第一天，周光倬到小南门外的汽车总站搭乘建设厅的汽车，当天即到达禄丰县——在杨慎和王昶的时代，这段行程需要步行3天。禄丰县是当时迪西干道的终点，禄丰以西的路程，只能依靠马匹和脚力。周光倬出行时，随身带着里程计、气温计、气压计、相机等设备，相较于前人，他对博南古道行程的记述更加立体、全面而详尽。

第一天，周光倬从下关出发，经天生桥、晓桥铺（塘子铺）、石泉哨、茅草哨、四十里桥，到达合江铺歇宿，行程45里。第二天，经平坡、金牛屯、普光寺，到达漾濞县城歇宿，路程与前一天相似，都是45里。第三天，从云龙桥渡过漾濞江，行经花椒园、小濫坝、茶香铺，在太平铺住宿，行程70里。沿途山高林深，路况十分差，一到雨季，道路上的泥泞深及马腹，途中还有土匪出没。第四天，经牛坪铺、盛备桥、黄连铺，到达永平县境内的蜡烛地歇宿，行程70里。第五天，经新白土铺、小水井、新梅花铺、苏屯，在永平县曲洞（今曲硐）歇宿，行程57里。第六天，经小花桥村、花桥街，翻越博南山，后经坡脚，到杉阳街歇宿，行程75里。翻越博南山时，周光倬途经了杨升庵祠和永国寺，并在祠中歇脚，对博南山道作了观察：丛林满山野，自山下到山顶，皆形行夹道中，两旁高丈许，不能见

及外面。下山之路，更较山阳面为陡而难行，路中尽为沙砾阻塞，举步落步皆着地不自然。坡度又大，步行不得停留。第七天，经湾子村、关帝庙，渡过霁虹桥，后经平坡、水石坎、水云寺，到达水寨歇宿，行程 45 里。第八天，经长弯、大栗哨、牛角坡、官坡、大板桥、火烧营，到达保山县城，行程 68 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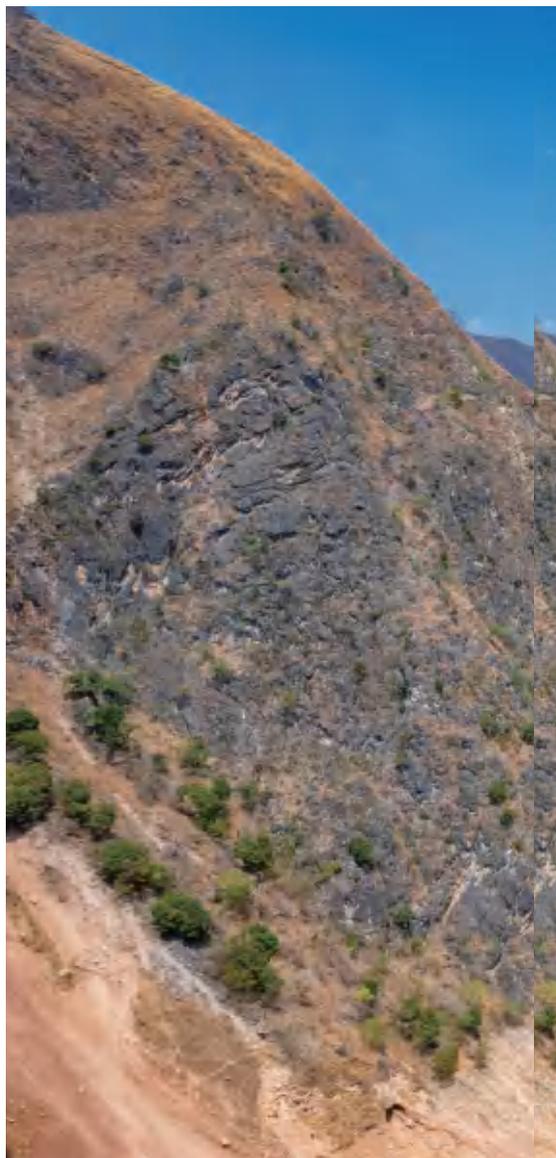
周光倬的滇西之行属于公务，途经政府所在地的县城时，官方会安排他们一行人的食宿，但在行路过程中，他们得自己寻找住宿和吃饭的地方。混乱的时代，道路疏于管护，很多路段破损难行，之前沿途设置的驿站和可供行旅歇宿用餐的馆舍也毁弃了，有几段行程中，周光倬只能在沿途的荒庙或者村民家中借宿，饥寒交迫、饮食不继的境况中，他数次感叹“行路难”。

周光倬的行旅都如此艰辛，那在古道上奔走的普通百姓、商旅和马帮，其艰难无疑更甚。

马帮与汽车相遇

抗日战争时期，为保障西南对外交通的畅通，修筑了连通云南和缅甸的公路。滇缅公路起于云南昆明，止于缅甸腊戍，全长 1146 公里，云南段全长 959 公里，于 1938 年 8 月贯通，其路线基本沿袭南方丝绸之路驿道。滇缅公路的开通，彻底改变了南方丝绸之路的形态，意味着这条古老的道路开启了现代化的进程。

清朝和民国时期，从大理下关经博南古道到保山县城，通常是八站路——这已经成为行旅和马帮的定例。“一站路”指驮马一天走的行程，平均为 60 里。博南古道上每隔 60 里左右，就有供行旅歇宿休整的驿站馆舍——博南道是



官道，封建社会时期，驿站馆舍大多由官方管理；清朝晚期至民国年间，邮驿体系衰落，沿途的馆舍大多被民间经营的旅店、客栈和马店取代。

滇缅公路开通后，大理下关到保山之间的公路路程是 256 公里，乘坐汽车旅行，通常情况下一天时间就能到达；但由于沿途需要翻越四



澜沧江上新建的彩虹桥（上方是中缅输油管道和大保铁路桥） 摄影/韩勇林

座高山，部分路段十分险峻，有时需要在永平县歇宿一晚，耗时两天。

1939年3月在西南联大任职的学者曾昭抡沿刚开通不久的滇缅公路西行，他在《缅边日记》中详细记述了从大理到保山的旅程。下关到漾濞之间的公路沿洱河、漾濞河修筑，与博

南古道路线一致，是滇缅公路上风景最美的一段，但道路曲折险峻，几乎每天都有车子在这段路上出事故。从大理下关到永平县的公路，路线与博南古道驿路重合，途中都经过合江铺、平坡、漾濞县城、杨梅岭（旧称横岭、秀岭）、太平铺、盛备桥、杉松哨。从永平县到保山的公路，



云龙桥 摄影 / 韩勇林



古道驿马石刻 摄影 / 张继强



漾濞县境内，博南古道与滇缅公路重合。 摄影/韩勇林

由于要避开险峻的博南山和湍急的雾虹桥江段，雾虹桥上游的云龙县在澜沧江上修建了功果桥，因此要绕行云龙县。

滇缅公路开通后，南方丝绸之路古驿道并没有被取代，而是继续作为马帮、脚夫、徒步旅行者的交通道路。公路上除了通行汽车，也被马帮当作马道，驮马与汽车同行的场景，是滇缅公路上的有趣景观。在当时，汽车是新奇事物，不但百姓对其深感陌生，连马匹也无从适应。曾昭抡在滇缅公路上旅行时，常看到这样的情景：马匹十分惧怕汽车，遇到汽车时，常常紧张得不知避让，而是用尽全力与汽车赛跑，一直跑到筋疲力尽，才抄小路跑到山上或者离公路很远的地方，任凭赶马人如何吆喝或者拉扯缰绳都不起作用。

抗日战争最激烈的时期，日军占领了缅甸，

封锁了滇缅公路上的汽车运输。为防止日军沿着滇缅公路侵入云南，国民政府下令毁坏滇缅公路全线的桥梁、涵洞和路面，这条西南边疆的交通动脉无奈中断。此时，公路沿线沉寂数年的马帮，重新汇聚在一起，踏上路途，代替汽车运输的功能，为前线 and 后方运送物资，以血汗和艰辛联接起抗战的生命线。

如今，乘坐火车从大理市去往保山市，只需要一个半小时——同样的距离，这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让人感慨万千。

从“渡澜沧，为他人”的博南古道，到凝聚了无数人心血和生命的滇缅公路，再到横贯中国南部的320国道、大保高速公路，横越天堑的大保铁路……这是一种覆盖，是一种重合，也是一种加持。时光深处的博南古道，一直在不断更新着自己，蓬勃而坚韧。CTC



“博南山人” 杨慎的滇云岁月

©文 | 胡正刚 编辑 | 孙钰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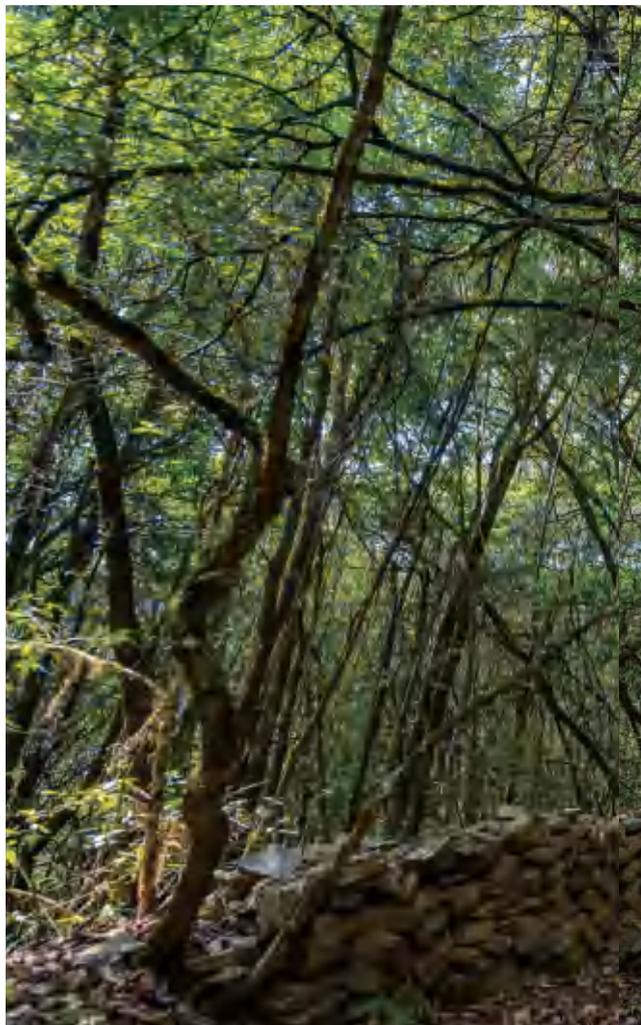
成都图书馆的杨慎雕像 摄影 / 厶力 / FOTOOE

明代滴滇状元杨慎是最早对南方丝绸之路、博南古道的道路里程、交通状况和沿线风土人情做出记述的作家，也是云南文化史中的重要人物。博南山和博南古道在杨慎生命中留下了深刻印记。走完漫长而艰辛的滴戍之路，抵达戍所云南永昌府不久，杨慎就以博南山为名，为自己取了两个字号：博南山人、博南山戍。

时隔五百多年，杨慎笔下的地名依旧熟悉，但他描述的事物和场景却已那么陌生。为了进入这位伟大诗人的内心，亲身感受他笔下的博南古道，我梳理了杨慎的滴戍之路和博南古道在他心中留下的印记，并循着这条与他命运深刻关联的古道特意行走了一次，以期在行走中重新接近和理解杨慎，重新发现和感知博南古道。

关山尽是销魂路

杨慎年少多才，状元及第，仕途一片光明。盛年时，他命运急转直下，因卷入“大议礼”政治风波，被革除功名，充军边地云南永昌卫（今



保山地区），在瘴疠之地戍边三十多年。

奔波艰辛的戍边生涯让杨慎苦不堪言，他最大的心愿是能在故乡蜀地终老。一去穷荒三十年，仕途之念早已断绝，曾经的同僚、政敌也大多风飘云散了，但一种惶惑不安的隐忧，始终沉甸甸地压在杨慎心头，如同厚重的阴云。

杨慎暮年侨寓泸州，是以“领戎役于蜀”为名，没有脱离军籍，仍旧是戴罪之身。朝廷给杨慎的惩戒是“永远充军烟瘴之地”，这是流放中



升庵祠遗址 摄影/韩勇林

最严厉的一种，意味着杨慎必须在戍地充军至死——除非获得皇帝的特赦。

谪戍期间，杨慎曾因探父病、奔丧、行役等数次经南方丝绸之路回到四川，“鬓毛尽向风尘白，往复滇云十四回”。行旅中人，衰老会发生得更加迅猛和剧烈，在云南与四川间的道路上奔走一次，脸上的风尘之色和鬓间的白发就会增加一层，胸中的霜迹也会加重几分。

1529年8月，寓居大理的杨慎听闻父亲去

世的噩耗，请求回乡奔丧，被当地官方拒绝，他向云南巡抚欧阳重“泣血述情”，才被允许回乡。安葬父亲后，杨慎匆匆返回云南；次年，他请求回籍守制，未被官方允许。杨慎深知朝廷不会怜悯他，更不会宽宥他，但他仍心存侥幸，期望官方已经遗忘他，遗忘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允许他终老蜀地。

历尽艰辛险阻，暮年的杨慎一改青年时的壮怀激烈，凡事谨小慎微，虽然留居四川，但他



花桥村的博南古道博物馆 摄影 / 韩勇林

并没有返回故乡新都，而是居住在四川东南部的泸州。泸州距离新都五六百里，毗邻云南和贵州，是南方丝绸之路上的交通孔道。这是一个深思熟虑的选择，显露出杨慎内心的犹疑和观望态度。杨慎离开戍地云南，返回四川，并未得到朝廷和官方的正式许可，他们只是默许他这么做。四川的官员对杨慎留居泸州也采取了默许态度，但如果他返回原籍新都，当地官方必然介入。这是一种夹缝间的宁静和平衡，微妙而脆弱。泸州离新都不远，可望不可及，杨慎对这条路并不陌生，他曾数次在泸州和新都之间往返；如果事态反复，他也可以及时返回戍地云南。

然而，杨慎终老故乡的愿望还是落空了。有人向官府告发了他，缄默和平衡被打破，衙役找到他，给他戴上枷锁，押解他返回戍地云南永昌卫。杨慎从“巴江叟”，重新做回“滇海囚”。

暮年的杨慎从四川赶赴戍地云南永昌的路线，与第一次去的路线一样，不同的是，中间相隔了三十多年时光，当年的青丝已经变为繁重的霜雪。走在熟悉的充军路上，杨慎的内心被绝望填满，他有一种强烈的预感——这是永别，是他人生的最后一次行役，边地的瘴雨蛮烟，会扑灭他生命的微光。

衰老的身体和悲恸的心境让杨慎的步履沉重无比，向西每走一里，这种沉重就加深一分——命运已经为他预备好了溃散和崩塌。

从四川泸州到云南途中，他写了一百余首诗歌，辑为“七十行戍稿”，为后人追溯他的最后一次行役留存了珍贵记述。途经云南曲靖的三岔驿时，他作诗感慨：“人生七十犹行役，白首龙钟泪不干”；行经昆明郊外的杨林时，杨慎病倒了，友人来探望他，杨慎悲从中来，泪流如



永国寺 摄影/胡正刚

雨，想到“关山尽是销魂路”，发出了“遥想生还成幻梦，纵令死去有谁怜”的浩叹。

去博南山的路上

如果以时间为坐标，“大议礼”是杨慎人生的分界线；如果以空间为坐标，那么博南山则是他命运的屏障。博南山横亘在杨慎生命中，是他无法避行的命运之山。通往戍地永昌的博南道，与杨慎的人生轨迹紧密交融，是他人生的归宿和方向。

明嘉靖三年（1524）秋天，正当盛年的杨慎离开京城，赶赴云南永昌戍边。在一首题为《恩遣戍滇纪行》的诗歌中，杨慎如此形容自己的滴边之行：“赭衣裹病体，红尘蔽行车。”赭衣即囚衣，行车实为囚车。踏上充军之路前，杨慎被施

以两次廷杖，病体未愈，旅途舟马劳顿，其艰辛苦楚令人闻之鼻酸。

去往永昌途中，杨慎逐日记述每天经过的驿亭里程，对山川形势、气候物产也详加记录。抵达戍所永昌卫后，他将手稿辑为《滇程记》。在后记中，杨慎回顾了从京师到戍地的历程和著述时的心境：“余窜永昌，去都门，陆走万余三千里。买舟下江陵，乃登陆，鬢流弓折几万里而倍矣。江陵以西，山川益以遐，目益以旷，心益以悲。”江陵即如今的湖北荆州，是杨慎戍滇途中的水陆中转站。初抵江陵，杨慎心中的羁旅之情再也压抑不住，在江陵舍舟登陆后，漫长的南行途中，他的羁旅之悲随着里程的增加而不断加深。

抵达云南昆明后，杨慎病体难支，困苦不堪，他请求稍作停留，以休养身体，但被官方拒



杨慎与黄峨夫妇像及牌坊，四川遂宁黄峨古镇。 摄影 / 黄金国 / FOTOE

绝，只得拖着病体西行。位于点苍山南麓的龙尾关是博南古道的起点，过龙尾关后，即进入漾濞。漾濞是杨慎进入戍地永昌府辖区的第一站，意味着他离戍所又近了一步，他的“目旷心悲”也更加深重了。

翻越高耸入云、连绵起伏的横岭，进入永平坝子，另一道比横岭更加险峻的山脉——博南山映入杨慎眼帘，戍所永昌卫在博南山的另一边。

在《恩遣戍滇纪行》中，杨慎以诗歌的形式记述了戍滇之行途经的主要地点和内心感受，他对博南古道上的行程描述得详尽而生动：“点苍明霁雪，抱珥饮晴霓。蒲塞重关峻，兰津毒草低。枝寒鸪鸟下，花煖杜鹃迷。湖环蜮射渚，啜入象困畦。莹角髦牛斗，斑文笮马嘶。缅书涂

贝叶，燹照燧松梯。风景他乡别，天倪吾道拙。”蒲塞即蒲蛮哨，位于博南山中；兰津是澜沧江上的渡口，毒草因河谷中的瘴疔而生，渡江的行人闻之色变。在杨慎眼中，过了博南山，经雾虹桥渡过澜沧江后，山川已是异域，以象耕田、髦牛、笮马、缅文书写的贝叶经、土著以松木照明等风光景物也充满了异方色彩。

拖着病体到达戍所时，深受病痛和劳顿折磨的杨慎“肉黄皮皱形半脱”，命悬一线，“力疾冒险抵永昌，几不起”。

病体初愈，杨慎即开始编订《滇程记》，在关于博南山和澜沧江的记述中，杨慎特意引用了《博南谣》。险峻的博南山给杨慎留下了无法消磨的印记，《博南谣》中“度博南，越兰津。渡

澜沧，为他人”的语句，也与他的经历和心境如此契合。甫到戍所，杨慎就以博南山为名，为自己取了两个字号：博南山人、博南山戍。以“博南”自号，是杨慎对命运的接受与确认。在应友人李元阳之约撰写的《重修弘圣寺碑记》中，杨慎自陈“予旅食博南”。从第一次翻越博南山开始，这座山就矗立在杨慎的戍滇生涯中，直到他生命的终点。

魂依博南

杨慎最后一次离开四川，回到戍地永昌时，已是72岁高龄。行役途中，他创作了一首题为《黄柏行》的诗歌，诗中的“贵州路”即普安路，是明朝初年开辟的从贵州进入云南的驿道，杨慎充军进入云南和晚年最后一次赶赴戍地，都是走这条道路。《黄柏行》中有“只今行年七十二，犹作羁縻滇海陬”之句，意为72岁白首之际，自己仍旧行役羁留于云南。黄柏苦寒，暮年的杨慎，心境亦如黄柏一般。

写下《黄柏行》后不久，杨慎一病不起，在永昌卧佛寺养病。重病中的杨慎行动艰涩，心境悲凉，他放弃了坚持了一生的诗文，不再动笔墨，闭门谢客，“朝粥一碗，夕灯一盏，作在家僧行径。余年耄齿，得活一日是一日。”

1559年夏秋之际，杨慎病逝于戍所，官方遣人将他的灵柩运回故乡四川新都营葬。他的妻子黄峨听闻噩耗后，也急忙从四川新都赶赴云南，在四川泸州与丈夫的灵柩相遇。

黄峨与杨慎情感深笃，丈夫流戍云南途中，她曾随行照顾。黄峨才思敏捷，曾给滴戍中的丈夫写过一首题为《寄外》的诗：“雁飞曾不到衡阳，锦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诏

风烟君断肠。日归日归愁岁暮，其雨其雨怨朝阳。相闻空有刀环约，何日金鸡下夜郎。”

杨慎滴戍云南后，夫妻两人聚少离多，饱受思念之苦。在《寄外》中，黄峨期盼丈夫能早日离开戍地，返回故乡，却没想到最终只等来了丈夫的灵柩。后世对杨慎逝世的记载简略而模糊，对其逝世的具体地点、时间都有不同的记述。

传说杨慎最后一次行戍永昌时，沉痾不起，地方官员和友人护送他回故乡四川，以成全他叶落归根的遗愿。渡过澜沧江，翻越博南山时，杨慎因病重在途中气绝身亡。居住在博南山的当地人感佩杨慎的才情，同情他的遭遇，所以在他逝世的地方修建了祠堂——升庵祠，以此来祀奉杨慎的英灵。

另一说升庵祠由杨慎的戍所改建而成，杨慎戍滇期间，在永昌府治和博南山中都有戍所——杨慎自号“博南山戍”，可能是虚指，也有可能寓示自己曾在博南山中领戍役。杨慎病重返回故乡途中，一行人途经博南山中的戍所，进入戍所歇息，杨慎抚物伤怀，悲难自己，在戍所溘然长逝。

升庵祠位于博南古道边，东边是花桥驿，西边是永国寺。过往商旅和行人路过时，常到祠中歇脚凭吊。数百年间，祠中香火延绵不断。祠堂初建时，铸有杨慎的塑像。

近代诗人、剑川赵式铭途经升庵祠时，曾作诗《博南山杨升庵先生小祠》：“庄介孤终不可作，乱峰高处小祠堂。已无酬唱张公子，尚有联居李晋王。夜宿鼯鼯留住迹，晨供巫覡剩余香。马樱花发春山寂，客路风烟正断肠。”后来，因年久失修，博南山中的升庵祠日渐冷落，如今已被废弃许久，仅剩断壁残垣，掩映在繁茂的树木和杂草中。



徐霞客的博南古道之行

©文 | 胡正刚 编辑 | 孙钰芳

云南大理石门关峡谷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杨慎戍滇一百余年后，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进入云南游历。杨慎著述丰硕，声名隆盛，在云南留下了大量行迹和诗文，徐霞客对他充满敬仰之情，在游滇期间，特别留意寻访杨慎曾经的游踪。在《滇程记》中，杨慎详细记述了博南古道的里程和途中的驿站，沿线风土人情。徐霞客经博南古道前往永昌时，也逐日记载了行程和沿途的景观，其中，对博南道上的漾濞县和永平县记述尤其详尽。

杨慎是戍卒，他在博南古道上的身影匆忙而凄惶；徐霞客则是一位胸中装着山川和旷野的旅

人，行走时，他的整个身心都沉浸在一种巨大的热忱中，为后人留下了生动的笔墨。

天开壮景石门关

1639年春天，徐霞客从大理城出发，经博南古道赶往保山。第一天，他经阳和铺、龙尾关、潭子铺、核桃箐、茅草房，留宿漾濞境内的合江铺。在合江铺，他实地踏勘当地水系，考证了“合江”地名的来历。人们通常认为，此地得名“合江”是由于漾濞江和西洱河在此交汇。通过



云南图书馆《徐霞客游记》展览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实地踏勘，徐霞客发现，除漾濞江和西洱河外，还有亨水桥下的溪流也汇合于此，因此“合江”是三江汇流，而不是两江。

第二天，离开合江铺后，徐霞客沿博南古道继续北行，途经金牛村中的一座桥时，他看到桥畔的石碑上镌刻着一首《石门桥》的诗。当天天气阴沉、雨雾弥漫，数里之外的石门山隐身在云雾中，不见踪影，但《石门桥》中描述的石门山景致激起了徐霞客的好奇心，他停驻路边，希望雨停雾散之后，能够一睹石门山的真容。

徐霞客在山脚翘首东望，“忽云气迸坼，露出青芙蓉两片，插天拔地，骈立对峙，其内崇峦叠映，云影出没，令人神跃。”徐霞客被石门关的壮观景象所震撼，他决定到山中畅游后，再启程赶路。在山脚下，他遇到药师寺的僧人性严，性严热情好客，欣然当他的导游，并邀徐到山脚下的寺庙中歇宿。正值青蚕豆成熟的时节，性严到园中摘豆为菜，款待徐霞客。

饭后已是正午，石门山道路崎岖难行，荒草荆棘丛生，半天时间无法尽游，性严建议徐霞客在寺中歇息，第二天再上山游览。但壮景当前，徐霞客不甘心等到第二天，独自一人进山览胜。到了山脚下，他看到“石门近在咫尺，上下逼凑，骈削万仞，相距不逾二丈，其顶两端如一，其根只容一水。”徐霞客一生好游名山大川，他浓厚的山水之癖即是览胜，也是一种身体力行、带着实证精神的科学考察。徐霞客形容描摹道：“盖本一山外屏，直从其脊一刀中剖而成者。”石门山“两崖劈云削翠，高骈逼凑”，徐霞客感慨：“真奇观也”。在山谷中，他近距离感受到石门山的高峻险绝，“虽猿攀鸟翥，不能度而入矣”。时已过午，太阳西沉，徐霞客无法再朝着山顶攀登，遂返回药师寺歇宿。

次日清晨，性严准备了柴火、铁锅、蚕豆和



徐霞客画像 清·叶衍兰绘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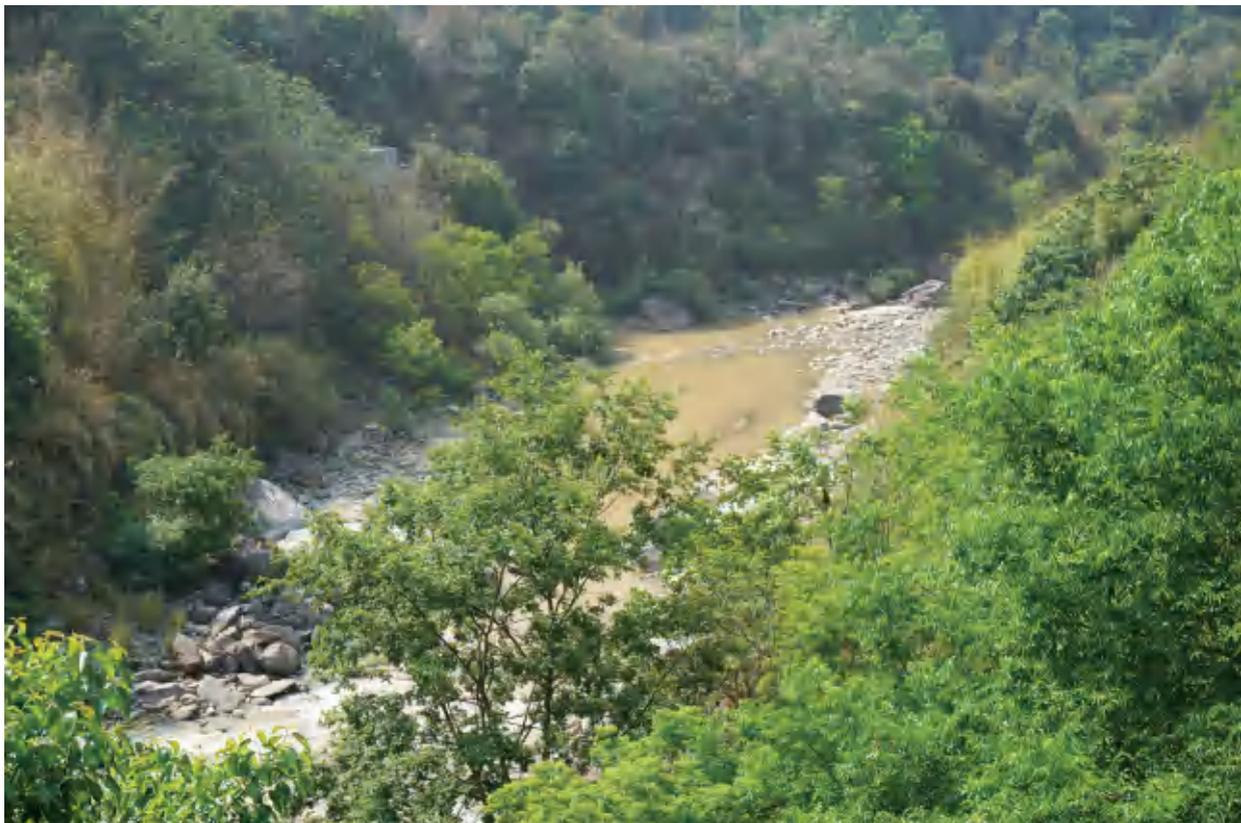
米，让寺中的沙弥和顾仆背负着，与徐霞客一起进石门山游览。众人步行到山腰中的玉皇阁，性严为徐霞客指示了道路，介绍了山中几处胜景，徐独自一人进山游览；性严则和寺中沙弥、顾仆在玉皇阁生火做饭，等候徐霞客。

石门山道路难行，“丛篁覆道”，溪流密布，只能通过“缚木架巨石”搭建的简陋木桥横渡。山顶森林幽深，人迹罕至，野兽出没，在峰顶一片山火烧过的沙地上，徐霞客看到老虎留下的清晰脚迹，“虎迹齿齿，印沙土间”。

徐霞客登山途中，阴雨不断，到了石门山顶后，云开雨散，视野开阔，往北可以远眺凤羽山、剑川路；远眺南面，漾水、濞水，以及通往大理府的道路清晰可见；往西看得到横岭连绵



大理州永平县博南古道上行走放牧的村民 摄影 / 范南丹



合江铺，漾濞江与西洱河交汇处。 摄影/胡正刚

起伏的山脊。徐霞客根据位置推断，大理城和苍山清碧溪就在石门关山麓以东。

游兴已尽，徐霞客冒雨下山，途中迷了路，听到性严的呼唤后才辨清玉皇阁的位置。与同伴汇合后，煮熟的饭已经冷了，他只得烧开水泡饭而食。

饭后，雨霁天晴，徐霞客到山中的花椒庵石洞游览。石洞环境清幽，山坞环绕，水石错落，他视这里为“栖真之地”。石门山和花椒庵石洞的景致触动了徐霞客内心柔软的情绪，他动念留在这里隐居，但又放不下云游四方的志向，只得带着遗憾“怅然而去”。当晚，徐霞客在药师寺续住。

霁虹桥：迤西咽喉，千百载不能改

次日早晨，为答谢性严的盛情相待，徐霞客撰写了《玉皇阁募缘疏》，以襄助性严为修葺玉皇阁化缘募捐。用过午饭后，徐霞客辞别僧众，冒雨赶路。性严身披毡衣，一直相送到漾濞驿，两人才依依惜别。

途经漾濞街（今漾濞县老城）时，徐霞客看到，这是一座夹街临水、居庐繁盛的小城。漾濞街北上游一里处有一座铁索桥，还有一座木架长桥位于街西，两座桥都横跨漾濞江。为取近路，徐霞客在木桥东边买了米和蔬菜，渡过漾濞江继续西行。经过木桥时，他留意到江水浩荡，



历史上的霁虹桥 摄影 / 张继强

“倍于洱水”。当天，徐霞客经过白木铺，在舍茶寺用餐，度过横岭铺，在太平铺破败的驿楼上住宿了一晚。

次日，徐霞客从太平铺出发，经打牛坪，渡过盛备河，在黄连堡用餐，过娘娘叫狗山、白土铺、松坡民哨、万松庵，抵达天顶铺时，天已昏黑。天顶铺是个小村子，只有几户贫寒的人家，他们以树皮建房屋，以树枝为墙壁，这里不是驿站，没有住宿的馆舍。徐霞客在一户农户家中

借宿，村子偏僻，没有买米的地方，徐霞客做了几个面饼果腹。夜里风雨交织，寒气逼人，第二天清晨，徐霞客起床后，看到雾气覆盖了附近山林，茫然不可见物。徐霞客在雾中启程，经过梅花哨，抵达永平县东街。

徐霞客好游名寺，永平县南境宝台山盛名在外，去宝台山有两条路：翻越博南山的沙木河大道，路程较远，沿博南山东麓南行的炉塘道则路程较近，徐霞客决定走炉塘道到宝台山游览。



彩虹桥头摩崖石刻局部 摄影/张继强

经花桥河、铜矿厂道，在门槛村宿一夜，徐霞客第二天抵达宝台山慧光寺，在宝台山的寺庙中流连了几天，他继续启程西行，绕经博南古道南麓，进入沙木河坝子。沙木河位于博南山西边，当时设有杉木河驿，是博南古道上一个人烟繁茂的集镇。沙木河毗邻澜沧江，是向西渡过澜沧江之前的最后一个驿站。

离开沙木河坝子后，徐霞客继续西行，翻过一道山岭，登上岭岗江顶坡，路边有一座寺庙普

济庵，庵中僧人为过往行人提供茶水。在普济南边驰目西眺，能看到澜沧江如一线浊流，在崇山峻岭间流淌，江边的罗岷山危崖高耸，山顶掩藏在云雾中。徐霞客顺着陡峭的山崖曲折而下，数里后抵达铁索桥东端。这桥便是彩虹桥，桥的两端有石门，桥东建有武侯祠和税局，桥西建有一座楼台，内祀铁索桥的创立者。登桥俯视澜沧江，江水奔涌，“浑然逝，渊然寂，其深莫测”。徐霞客追溯了澜沧江桥的历史，“始于武侯南征，故首祀之，然其时犹架木以渡，而后有用竹索、铁柱维舟者，柱犹尚存……迤西咽喉，千百载不能改也”。

从铁索桥渡过澜沧江后，徐霞客沿着罗岷山顺江南行，五里后抵达平坡铺住宿。次日清晨，徐霞客继续西行，途中经过的水寨铺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良畴数千亩，村庐错落，鸡犬桑麻，俱有灵气……武陵桃源，王官盘谷，皆所不及矣，当为入滇第一胜。”

离开永昌府治之后，徐霞客继续西行，渡过怒江和龙川江，翻越高黎贡山，抵达腾冲。腾冲毗邻缅甸，是徐霞客一生游迹的极西之地。在腾冲游历数天后，徐霞客返回永昌府，往东南行，经保山昌宁县，临沧凤庆县、云县，大理巍山县、祥云县，赶往宾川鸡足山，应丽江木土司之请，留居山中修《鸡足山志》。

经博南古道远游滇西的这一年，徐霞客已经53岁，常年的风餐露宿和艰辛行走，透支着他的健康，“头面四肢俱发疹块，累累丛肤理间，左耳左足时时有蠕动状”。留居鸡足山时，徐霞客病情转重，“两足俱废”，木土司就派人用竹舆，后舍舆登船，将他送回江苏江阴家中养病。次年，徐霞客在家中病逝。 

博南古道旅行记

©文 | 胡正刚 编辑 | 孙钰芳

博南古道大理州漾濞县的青云桥 摄影 / 范南丹





江风寺、天生桥与西洱河 摄影 / 韩勇林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两千多年的时光里，虽然具体线路和通行状况数有变迁，但博南古道的路线始终清晰可辨。沿着古道行走，前人笔下的驿站、铺舍、桥梁、寺庵、哨所和村落仍然炊烟繁茂，可以停留和触摸；前人行走的路线也有迹可循，可以沿着他们的足迹，回溯和体味古道上的时光。

天生桥和江风寺

洱海西南角由宽变窄，湖面逐渐过渡为河道，是为西洱河，是洱海的唯一出水口。西洱河南流到苍山南麓的江风寺附近，两岸高峰耸峙，河道变窄，水流激荡。江风寺旁的岩壁上有一个石孔，西洱河流经石孔，流水常年冲刷溶蚀，岩壁底部疏松的沙石坍塌，石孔成为河道的一部

分，顶端的岩石岿然不动，形成一座天然石桥，得名“天生桥”。天生桥是博南古道的必经之地，旧时，天生桥旁建有戍楼，并有城墙连接龙尾关，是大理城南面的雄关，形势十分险要，易守难攻，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

天生桥和“不谢梅”是大理的胜景，《大理府志》曾记载：“深壑绝壑，石梁跨之，凭虚凌空，可度一人，故名天桥。桥边激水溅珠，宛如梅树，人呼曰‘不谢梅’，亦奇观也。”

数十年前，为了防患洱海水患，人们在西洱河上修建了节制闸，闸门可以根据需要开启或关闭，以调节洱海水位。为了利用水能，天生桥旁边的河道上修建了一座电站。节制闸和电站修建后，改变了洱海的自然形态，天生桥下的流水变小，不谢梅的景观自此消失。

天生桥江风寺位于两山之间的一个小山包

上，北面是杭瑞高速公路，南边是 320 国道，两条并行的道路，分别位于西洱河的北岸和南岸。江风寺始建于南诏时期，与龙尾关的城墙相连，寺为二层重檐阁，殿内供奉风伯雨师，正殿的门楣上挂着一块“风满楼”牌匾。由于处在两座高山的垭口，刮西风的季节，江风寺一带烈风无时无休，有飞沙走石、拔树摧山之势，寺名的来历和“风满楼”的牌匾，以及殿内供奉的风伯雨师，都与当地的大风相关。

江风寺内有几块石碑，分别刻有“汉诸葛武侯擒孟获处”“天威径碑”“元世祖平云南碑”“洪武平西碑”等碑文。碑文记述了不同历史时期发生在洱海区域的重大历史事件。

漾濞：江声荡漾的小城

漾濞是博南古道上的重镇，县名源自流经县境的两条江河：漾水和濞水。“漾”字常见，

“濞”字则显得陌生，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将其解释为“水暴至声”。“濞”字使用频率较低，与其他字组合成地理名称，只有“漾濞”一例，由此不难想见漾濞县与河流的深厚渊源。

史志中如此记述漾濞：“地连别属，境外一隅”，但“自汉永昌设郡，驿道先通，开化不后邻邑”。漾濞的文明进程，与博南古道的开辟关联密切。旧时，漾濞境内的驿道沿线分布着“九关十八铺”，即九个关卡，十八个可供商旅住宿的驿铺，还设有白马哨、清水哨、后山哨等哨所。

云南纳入明朝版图后，官方以漾濞境内的雪山河为界，分设样备巡检司和打牛坪巡检司，前者由蒙化府（府治在今大理巍山）管辖，后者属永昌府永平县。民国初年，漾濞正式设县，疆域大体为旧时样备、打牛坪二巡检司故地。

漾濞城依河而建，绿荫浓厚，清凉静谧，走在小城里，能看到江水的粼粼波光，听到江水潺潺流淌的声音。王昶西行途中，曾在漾濞驿住



云龙桥 摄影 / 韩勇林

宿了一晚，馆舍在漾濞边，江水“终夜有声，忽如风雷，忽如纛丝，忽如鼓瑟”。当地官员“以南酒黄柑见遗，独酌凄然，微醉乃寝”。

云龙桥飞跨漾濞江，是一座气势如虹的铁索桥，也是旧时博南古道上重要的关卡。明朝弘治年间（1488~1505年），漾濞江东所属的蒙化府与江西所属的永昌府共同出资修建了云龙桥，为保证桥畅通无虞，两府制订了详尽的管理规程和维修期限、方式，维修所需的资金由双方共同承担，比例为“蒙三永一”。如今，这座桥仍旧能够通行。

云龙桥东边是当年的漾濞老城，桥头的亭子里有一块巨大的石头，外形如同一只大龟，当地人认为石龟有灵性，可以镇压水患。石龟是古物，建桥之初就置于桥头，当时还安置了一头石牛，如今，石牛已不存。桥的西边有一座名为文殊院的寺庙，古道沿桥西的山岭依山而建，渐次抬升。随着城市发展，站在云龙桥上，入眼皆是林立的楼房，漾濞古城的格局已难以追溯，但云龙桥和附近的驿道、路边的老房子仍旧留着旧日的风采。

永平县：长途通绝域

永平是群山环绕的一个坝子，银龙江穿城而过，江两岸绿树成荫，庄稼茂盛。永平建置可追溯到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年），朝廷在当地置县，以县境内的博南山为名，得名博南县，属永昌郡。历史上，永平长期由保山市管辖，直至1949年才划归大理州。永平的文化和习俗交融并蓄，既带着深刻的大理印记，也与保山有深厚的历史渊源。





云南大理永平县航拍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清代学者、诗人桂馥曾担任过永平县知县，在任内，他创作过许多以永平为书写对象的诗歌，《永平》即其中之一：“边地山城小，衙斋古寺荒。苍苔缘榻上，怪鸟向人狂。”桂馥虽是一方地方官，但远离故乡来到边僻之地任职，宦途生涯孤寂而萧索，他笔下的永平县是一座狭小的山城，县府署衙如同古寺一般荒僻，苍苔顺着床榻向上蔓延，长相怪异的鸟不但不惧人，还会向人狂鸣，入眼皆是异域景象。

当地友人已经相候多时，我们汇合后，一起去品尝本地特色菜——黄焖鸡，这是一道马帮菜，赶马的马锅头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对食物自有一番挑剔。出门在外，风餐露宿、饥寒交加是常态，其中辛苦自不必说，但相较于在土里刨食的农人而言，马帮的手头要宽裕一些，性情也自带一种豁达敞亮。途经集镇时，他们大多会

饱餐一顿，一则祛除饥渴，补充给养；二则给艰辛劳顿的生活添一抹亮色。路过永平的饭店时，他们在店主散养的土鸡里挑选一只，然后把马牵到阴凉处，卸下马匹身上的货物和鞍鞮，给马添足草料和水，洗一把脸，回到屋檐下，大口喝茶，抱着水烟筒咕嘟咕嘟吸起来。

店主手脚麻利地将鸡宰杀，砍成块，在铁锅里烧热油，爆香草果、生姜、辣椒等作料，放入鸡肉翻炒，然后倒入酱油和适量清水，焖三五分钟即可出锅。黄焖鸡现杀现做，讲究一个“快”字，一盆鲜香的鸡肉端上餐桌时，马锅头刚吸饱水烟。黄焖鸡鲜香细嫩，肉十分有嚼头，分量也足，再搭配三两样时蔬和几碟咸菜，就够一桌人饱餐一顿。

马帮运输早已逐渐衰落，黄焖鸡却始终长盛不衰，如今滇缅公路和 320 国道都从县城穿过，



马帮头牌菜“永平黄焖鸡” 摄影/张继强



花桥村的元代已栽种的梅树 摄影/韩勇林

这道马锅头爱吃的菜，也让过往的司机和旅人念兹在兹。以前，黄焖鸡饭店大多分布在驿道和公路边，如今，要吃最正宗的黄焖鸡，也需要到城郊的320国道边找寻。一边大快朵颐，一边看南来北往的车辆、行旅匆匆而过，心中装些许羁旅和奔波劳顿的情愫，才能品出这道菜的滋味。

花桥村和杉阳

花桥村在博南山脚，是一个人烟稠密的村落，房屋和道路边长满高大茂盛的核桃树。穿村而过的古道上，石头光滑圆润，印着深深的马蹄印，路两边的房屋古色古香，仍旧保持着旧日的风采。博南古道开辟后，这里设有花桥铺，马帮和行旅翻越险峻的博南山前，会在村中休整，人吃饱饭喝足水，也让马匹养足脚力。村中的古道边有一座高大宽敞的房子，是一家乡村电

影院，如今已经空置。一个群山中的村落居然会有电影院，不难想象这里曾经的繁华，而这份繁华，是博南古道的馈赠。

山脚下有一座普照寺，寺庙旁边有一个宽敞的院落，如今是博南古道博物馆。院门口有一组雕塑，行人牵着马赶路，其原型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上世纪三十年代，他在博南古道上旅行时，曾经过花桥村。博物馆院子里长着一棵梅树，枝叶繁茂，树冠巨大，梅树在元朝时就已栽种，至今仍旧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每年都会开出一树繁花，花谢后，结出数百斤梅子。

离开花桥村后，道路向着山顶延伸，随着海拔攀升，森林越来越密，道路的坡度也越来越大。由于很少有行人经过，落叶覆盖了路面，一些裸露在外的石头，被厚实的青苔染成绿色。快到山顶时，路边出现一片废墟，这是升庵祠的遗址，更早时是杨慎服役的戍所。传说杨慎就



花桥村，古道穿村而过。摄影/韩勇林





杉阳的凤鸣桥 摄影 / 韩勇林

是在这里辞世的。他去世后，当地人将戍所改建为祠堂，以此缅怀这位滴滇状元。

沿着古道继续行走，茂密的森林间出现一片开阔的空地，这里是丁当关。传说南明永历帝奔缅途中，晋王李定国率军与追杀他们的清军在此激战。离开丁当关后，道路开始下坡，山腰处有一座永国寺——最早的寺名为宁西禅院。永历帝和李定国一行经过博南山时，曾在寺中歇脚，后人为缅怀他们，将寺名更改为“永国寺”。如今，这座寺庙已经略显荒废，门楼和墙头上杂草丛生，藤蔓蔓延，寺门也紧锁着，墙脚长着几株粗壮的茶树。

沿着古道下山后，进入杉阳坝子，明清时期，这里设有沙木河驿，并设置有巡检司处理政务。倒流河穿过杉阳坝子，汇入澜沧江，河

上有一座石拱桥“凤鸣桥”，桥建于明代，是博南古道上历史最古老的桥梁之一。传说桥建成时，桥上方有凤凰鸣叫，该桥因此得名。徐霞客赶往保山时，曾途经凤鸣桥，他在游记中记述：“北下及溪，有桥跨溪，东来者，是为杉木河驿大道。其桥有亭上覆，曰‘凤鸣桥’。”凤鸣桥原是三孔石桥，近年来，由于河道淤塞，河床抬升，桥身大半已经被泥沙掩埋，但桥面仍旧能够通行。

杉阳是渡过澜沧江之前的最后一个驿站，旧时，行旅渡江前，大多会在此歇宿休整，养足精神体力。沿着古道穿过杉阳坝子后，登上一个山坡，名为江顶坡；坡顶有一座寺庙，名为江顶寺。徐霞客经过此地时，寺庙的名字是普济庵，“有庵横跨坳中，题曰普济庵，有僧施茶于



江顶寺旁的古驿道和门楼 摄影/韩勇林

此”。江顶寺的僧人有济世之心，不但为过往行旅施茶，寺中僧人了然还带头募捐，修建了横跨澜沧江的铁索桥。

寺庙围墙边有一座门楼，门楼下残存着一段石头铺设的古道，路面宽度与门洞一致。门楼顶部原先镶嵌着四块方形石头，每块石头的正背两面各浮雕着一个字，组合在一起，分别是“雄关耸峙”和“觉路遥远”，笔锋苍劲，据说是康熙皇帝所书。常年风吹雨淋，门楼顶端坍塌了一角，石头也掉落了一块，每面只剩三个字：“关耸峙”和“觉路遥”。

“觉路遥远”，多么平白晓畅的一句话，又是如此生动贴切，能触及行旅之人柔软的内心。看到这句话时，心中掠过一阵羁旅之感，身心也产生了一种难以描述的疲惫。看到寺门口有一

棵高大的大青树，树荫下摆放着石桌石凳，我在凳子上坐下乘凉。一位中年僧人从寺中走出来，江风吹动宽袍大袖的黄色袈裟，他脸上笑意盈盈，把手里托着的一个圆盘放到我身前，微微颌首，转身飘然而去。盘子里摆着茶水、饼干、糖果和几枚香蕉。茶香扑鼻，热气腾腾，恍惚间，时空的界限模糊了，刚才为我送上茶水和糖果的僧人，与当年向徐霞客施茶的僧人，仿佛是同一个人。

完成了博南古道的行走后，我特意从保山站乘坐动车返回大理站，仅用一个半小时。山岭和河谷间穿梭的动车上，光线时明时暗，让我不禁想起旧时在博南古道上赶路的戍卒、商贾、文士、赶马人……恍惚中，我幻化出无数个分身，与他们在不同的时空里一起奔走。🚄

“三峡娃娃”在三峡

◎文|秦明硕 编辑|费莉

“三峡娃娃”在三峡大坝坝顶 摄影 / 陈旋





重庆市奉节县“三峡娃娃”在三峡工程展览馆合影留念 摄影/汪朝晖

2023年“三峡娃娃行”水电研学夏令营主题活动7月11日至8月17日在三峡坝区开展。此活动共分12批次举行，有460名学生和115名带队老师参加。其中9批次来自新疆皮山县、若羌县、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西藏丁青县，内蒙古巴林左旗等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少年儿童占比超过70%。另外3批次来自江西省万安县、重庆市巫山县和奉节县。

孩子们在研学中走进三峡电站、三峡工程博物馆、长江珍稀鱼类培育基地、长江珍稀植物培育基地等处，参观了三峡船闸、三峡升船机，近距离感受三峡工程的伟大建设成就。来自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蒙古族小学的阿诺金说：“近距离接触三峡大坝，我感受到大国重器的磅礴气势。我为自己是中国人而骄傲！我爱56个民

族的大家庭，更爱我们伟大的祖国！”

“来到雄伟壮丽的三峡工程研学，我非常高兴！”新疆皮山县木奎拉乡中心小学的阿萨乃提·艾合麦提说，“三峡精神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在今后的学习中，我会迎难而上，长大后为祖国效力！”

“这是我第一次乘飞机，第一次坐轮船，非常开心！”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祖拜依尔·麦麦提江说，“三峡的景色很美，三峡大坝很雄伟！我要好好学习，长大后为祖国贡献一份力量！”

来自西藏丁青的卓嘎拉姆登上三峡大坝坝顶，看到高峡平湖的壮丽景色，难掩激动的心情，高声欢呼：“三峡大坝，我来了！”巨龙一样横卧在长江上的三峡大坝，让这个初中生感到



“三峡娃娃”在三峡工程博物馆研学 摄影/秦铃萌



“三峡娃娃”用橡皮泥制作“美食” 摄影/黄欣



新疆“三峡娃娃”在三峡工程展览馆合影留念 摄影/秦铃萌



“三峡娃娃”认真地观看珍稀鱼类 摄影 / 黄欣



好奇的“三峡娃娃” 摄影 / 秦铃萌



“三峡娃娃”打卡大国重器 摄影/秦铃萌



“三峡娃娃”认真拍摄中 摄影/秦铃萌



震撼：“三峡大坝太壮观了！有机会看到真的很幸运！我要好好学习，将来成为祖国的栋梁之材！”

“这几天，我认识了许多来自新疆、西藏、内蒙古等地区的小伙伴，我们一起学习、生活，就像一家人一样。”重庆市奉节县公平小学的周兴程说。

来自内蒙古巴林左旗的带队老师乔立龙告诉记者：“这次研学活动，让孩子们感受到了我们国家取得的伟大成就。有祖国这样强大的后盾做支撑，我们的‘三峡娃娃’一定会在将来的学习生活和奋斗路上汲取力量，为建设祖国做贡献！”

关心孩子、帮助孩子更好成长是三峡集团坚持履行的社会责任，也是组织举办“三峡娃娃行”活动的初心和使命。自2006年以来，三峡集团定点帮扶、对口支援、少数民族帮扶等援扶区域，涉及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多个县（市、区、旗）、11个民族的近万名品学兼优的在校中小学生参加了历年的“三峡娃娃行”活动。通过丰富多样的活动形式，让孩子们获得更广阔的眼界、更开阔的思路、更开放的观念，助力帮扶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进一步激发了当地孩子们积极向上的学习热情，树立了爱自然、爱祖国、爱科学的理想信念，也彰显了三峡集团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央企形象及责任担当。CTG



“三峡娃娃”参观三峡工程博物馆 摄影 / 黄欣



“三峡娃娃”在三峡电厂 摄影 / 徐理月



“三峡娃娃”在车溪 摄影 / 徐星月



“三峡娃娃”在三峡工程展览馆 摄影 / 黄欣



“三峡娃娃”参观三峡大坝双线五级船闸 摄影 / 陈旋



“三峡娃娃”在三峡大坝前合影 摄影 / 黄欣



“三峡娃娃”在长江珍稀鱼类培育基地（宜昌） 摄影 / 陈旋



“三峡娃娃”在长江珍稀植物培育基地（宜昌） 摄影 / 黄欣



“三峡娃娃”认真地听讲解员讲中华鲟 摄影/黄欣



好奇的“三峡娃娃” 摄影/汪朝晖



“三峡娃娃”参观三峡工程展览馆 摄影 / 黄欣



“三峡娃娃”参观长江珍稀鱼类培育基地（宜昌） 摄影 / 汪朝晖

运河老城宝应探访记

◎ 文 | 贺云翱 编辑 | 任红

历史文化遗产是城市的一种记忆。刘庆柱先生说过：没有记忆的人是植物人，没有文化记忆的城市也是“植物性”城市。记忆是一种文化，是文化积累、传承、创新的最重要的条件，无论是人还是城市，离开文化的积淀和滋养，离开文化的传承和创造，它也就成为一个徒有其表的失忆者。



宝应射阳湖风光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一

我的老家在江苏省宝应县城北面五六里路的乡下。

小时候进城有三条路线：一是经由京杭大运河河堤；二是一条路穿过几个村庄，从老城的北门外大街入城；三是行走于老宝应县中学大门口向北的大路。回家过年时，我总会重走当年的几条进城之路，不为怀旧，而是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宝应是扬州市最北面的一座县城，紧紧依偎在京杭大运河东堤之下，从南侧到北边大约1.4公里，从东到西大约0.9公里。老城区保留了明清到民国时期的整体风貌，大街、小巷、支弄有序地展开，几条历史河流平静地流淌在大街小巷之中，那水流仍然是来自京杭大运河的恩赐。与东面新城的繁华热闹相比，老城越显冷寂。

然而，作为一名文化遗产工作者，我行走其间，看到的却是一处有着非凡价值的历史城区，是中国大运河沿线难得保存下来的古老县城“活态标本”，是未来与世界遗产大运河融为一体的文化旅游胜地。如果当地居民，能像爱护珍宝那样，对待每幢古老建筑，不乱拆乱建，不贴白瓷砖，不抹水泥墙面，让每扇木雕门窗，每条石板路都留有历史痕迹，让每种传统习俗和手艺，都留有仁慈厚道的世道民风，那我们就保留下了运河老城的根脉。





京杭大运河江苏无锡段 摄影 / 素行天下 / 图虫创意



1泰山碑 2朱家祠堂 3玉带桥 4仓桥 摄影/贺云朝

二

宝应县城历史悠久，五千年前即有先民的足迹。唐肃宗时，因有真如尼在县境获异宝，改元为宝应元年，县名也改称“宝应”。史书中说这里“土田肥美，津渠萦绕，南北纷争，为粮馈取给之地”。《马可·波罗游记》也写道：“走了一天路程，当夜幕降临时，来到一个名叫宝应州的大城镇……居民使用货币，都是大汗的百姓。他们靠工商业维持生活，丝产量很高，并且织成金钱织物。生活必需品极为丰富。”

《马可·波罗游记》还记录了途经宝应的南北大运河，“是由许多河流、湖泊，以及一条又宽又深的运河组成的”“大运河这样宏伟的工程是十分值得赞美的。然而，值得赞美的不完全在于这条运河把南北国土贯通起来，或者它的长度那么惊人，而在于它为沿岸许多城市的人民造福无穷。沿着运河两岸，也同样筑有坚固、宽阔的河堤，使陆上交通变得非常方便。”

确实如此。在京沪高速公路开通之前，我每次从宝应到南京，或从南京到宝应，自扬州以北走的路线都是在大运河堤岸上，小时候从农

村家中进城时，也时常从运河堤下的小路步行，一边走，一边观看着河中的各式船只和起伏的波影。即使在今天陆路交通发达的景况下，大运河上繁忙的船只依然显示出它恒久的地位和活力。

三

2011年春节，我像童年时那样，坐在大运河堤旁，看着河中南来北往的运船。船头插着欢度新年的红旗，船舱门处有春联和红色的灯笼，船民们在流动的“家中”一样可以感受春节的欢乐气氛。

我俯瞰全城，鳞次栉比的灰瓦屋面使老城区颇具浓厚的古典情调，只有少数新楼打破了明清街区柔和的天际线。如果四周的城墙和城门未被拆毁，那么，它看上去就像山西平遥古城那般状态。城市是活态的，新的与旧的总会交杂在一起，代表着它不同时代的足迹和风格。

初一傍晚，我从运河堤上走下来，寻访老县城的玉带桥、仓桥，又从县南街拐进水巷口，来到“周恩来少年读书处”。这里原先是周恩来外祖父陈沅的宅第，18间清代建筑大体上还保留了原状，周恩来9岁时曾在此居住过一段时间，并与长他16岁的表哥陈式周同窗共读。

鱼市口一大新桥一段是县城的中心。我小时候从北门大街进来，每次都在那里看小人书（连环画）。那时读小学，进城时妈妈会给我一毛钱，让我一半买吃的，一半看小人书，每次我都把一毛钱全看了小人书，这样才可以从早一直看到晚。傍晚回家时，肚饿的感觉，我仍记忆犹新。我特地在这几户人家门口多看了几眼，那房子的

形状，甚至还有几棵树的位置仍如当年。

宝应县城北门大街和北门外大街长达数百米，尺度、外形、房屋的整体风貌，数十年中变化不大。在夕阳中，我走进窄长而古老的北门大街，再走到北门外大街，走到“铁桥口”，去寻找曾经在历史上辉煌一时的泰山庙、泰山殿，可惜寺庙重要的建筑几乎都没有了。有趣的是，我在北门外大街尽头处的一堆垃圾下，竟然看到一块石碑砌在墙体上，碑上面有“泰山××”的字样。

初二下午，我与老友季寿山去城东三元巷看“刘氏五之堂”。这刘氏曾是明清时期宝应的望族，清代扬州学派巨子刘宝楠或许是这刘家的一支。“刘氏五之堂”的五进建筑大体完好。记得过去在书中曾见到宝应刘家有一叫刘文兴的，是民国时期“考古学社”的成员，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毕业，后在辅仁大学研究所工作，他曾撰文说：“宝应有二刘，居于城东者曰东刘，即吾家，明初自苏州迁宝应；居于城西者曰西刘，即又徐先生家，宝应土著也。西刘渐式微，邑人多误以为一家，非也。”我们看到的“刘氏五之堂”应当是刘文兴所讲的“东刘”故居。

离开“刘氏五之堂”，我又去姜家巷、朱家巷、小石头街，然后转到“朱氏祠堂”。祠堂刚维修过，在维修中发现了梁架上的彩画，应是清代遗存，看上去色彩鲜艳，弥足珍贵。这朱家巷和朱家祠堂都记录着明清时期宝应朱氏家族的业绩和繁盛。

离开朱家，去看文庙。文庙现在是一所小学，两幢古建筑保存得不错，大型木架牌坊、石牌坊、泮池也得以修复。

离开文庙，又去小新桥（古称广惠桥）、南



发财巷 摄影 / 贺云翱



张仙庙桥 摄影 / 贺云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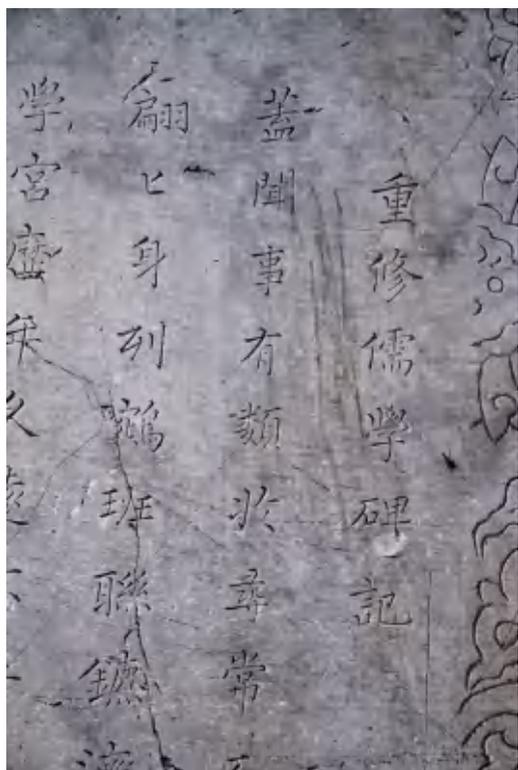
刘氏五之堂 摄影 / 贺云翱

门街、发财巷等，见到一些清代的民宅。大门、支摘窗、榻扇窗、屋面、山墙等许多部分都还保留了原状。

初三上午，访古宁国寺。宁国寺位于宝应老县城东门之内，现有的建筑是新建的，有大雄宝殿、藏经楼、方丈室、观音殿、舍利塔等。历史上是宝应县的一座名刹，初建于唐，后来代有修葺，最终不知毁于何时，前些年才有机会复建。

在寺中，我想：寺庙在重建过程中为什么没能做考古发掘并保护、展示它的历史遗产？这些年走过许多地方，不少寺庙都会说自己初建于汉晋或唐宋，是千年古刹，可是我在它那里却根本见不到任何可视的实物证明。以这宁

国寺为例，刘文兴先生在《考古》第6期（1937年6月版）上曾说，清代道光年间的朱士端先生曾著有《宝应宁国寺宋砖跋》一文，跋云：“宝应宁国寺，建于唐贞观年间，道光丙戌，大殿火灾，至癸卯年，邑人捐资重建”，当时在清理墙址时，于败垣中得古砖，砖上有铭文，如“淮安州 × ×”、“平江府”、“高邮中军”、“宝应右军”、“泰州前军砖”，铭皆正书阳文。朱士端先生认为，这些都是宋代时重修大殿的遗物，并对古砖铭文所涉史实做了考订。与此同时，在砖铭中还发现疑似“扬州”二字，遂推定其或为唐代旧殿所遗。依据这些资料，可以认为，如果宝应宁国寺在复建时，如能辅以考古工作，必能获得诸



碑文 摄影 / 贺云朝



周恩來讀書處 摄影 / 贺云朝



周恩來讀書處 摄影 / 贺云朝



江苏省扬州市宝应县城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多重要文物发现，那样既能保护一批文物，使观者生礼敬之心，又能为寺庙文脉传承找到切实依据，何乐而不为？

回南京的最后一个上午，我叫上一辆三轮车，让师傅带着我走街串巷，我拍下一座又一座老建筑，记下一个又一个老地名。我怕，怕它们会在今后的开发中破坏和消失，会在居民的改造中变形和变味。我想留下它们的影像。

四

历史文化遗产是城市的一种记忆。刘庆柱先生说过：没有记忆的人是植物人，没有文化记忆的城市也是“植物性”城市。记忆是一种文化，是文化积累、传承、创新的最重要的条件，无论是人还是城市，离开文化的积淀和滋养，离开文化的传承和创造，它也就成为一个徒有其



文庙前的牌坊 摄影/贺云朝



文庙大殿 摄影/贺云朝

表的失忆者。所谓宜居城市，除了良好的生态、交通、公共服务等之外，更应该是一个富有文化内涵的城市。

如今，宝应的一些废旧建筑已经拆除，并建设了中心公园，还发现了唐宋运河遗迹。昔年，我看到的文庙前一块清代康熙年的古碑，也已经妥善树立并得到保护。而我希望为老城做的整体规划，近年也由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

研究所的同志制定。

宝应老县城保存着悠久的历史，是中国大运河文化的一个缩影，它的整体性价值应得到认知和展现。城市型、街区型的历史遗产属于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宝应老城是一个地区文明的凝聚和积淀，它深厚的文化生命力，将会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散发出迷人的光彩和巨大的创造力。[GTC](#)



杭州书

◎ 文|泉子 编辑|王芳丽

保俶塔

不要成为他人指尖的一根刺
也不要成为自己手中的一把匕首
如果必须如此锐利，
或许你可以向宝石山顶那瘦削的塔尖学习
并从中获得某种启示
千年意味着什么？
是另一个瞬间，
还是我们一直以为
仿若永恒的世代相续？
当它伫立着
当它把针尖般的塔顶融化在了
那湖水般稠密而通透的蔚蓝里

欢喜

我多么欢喜这由头顶枯叶穿凿出的
斑驳的天空，
我多么欢喜宝石山顶上的尖塔，
它在静静水面上的倒影，可以如此之完整。

砌筑

他们用唐或宋代的石碑砌出了我们下山的路，
而我们用寂静与沉默，
砌筑出了一个此刻的、淡蓝色的薄暮。

我们终将被砌入，
那越来越浓的暮色中，
砌入那树木、那枯草、
那虫的啼鸣与鸟的翅膀融合而成的浑然与静默中。

山的嶙峋

当树叶落尽之后，
我们终于得见这山的嶙峋。

玛瑙寺

玛瑙寺曾经的主殿，
现在是一条拥有细微弧度的石板路，
以及小路两侧郁郁葱葱的树木。
而在有寺院之前，
在智圆大师与林和靖以诗词唱和，
依然令我们心生向往的风流之前，
或许，这里是一片密密的树丛。
而更远处，
或者说时间的更深处，
东海激荡的海面下，
穿梭着的鱼群，
在唇齿的翕合间，
吐出了这山丘成为它自身的，
最初的细沙与淤泥。

青山之苍茫

只有站在白堤上，眺望
宝石山山脊上或走或停的行人，
你才能理解古人是如何将他们置入笔下，
有时像一棵棵的树，有时像一粒粒的草，
有时，他们重获了人形，
并赠予这青山以本来的苍茫、渺远与孤独。

不可穷尽之书

就像一本如此美好的书，
你一次次放下，
以免很快被翻过那最后一页。
但事实上，
孤山是一本你终其一生，
都不可穷尽的书。

雷峰塔

在大约一分钟之后，
我才得以在雨雾深处辨认出雷峰塔依稀、
若隐若现的轮廓，
仿佛它从未存在过，
而仅仅因一次凝望的雕琢。

人世

西泠桥只有圆拱的顶部
依然悬浮在墨绿色的荷叶之上，
而你终于因那些在拱桥之上走走停停的行人
而获得了一个晃动不止的人世。

当你的心满盈时

当你的心满盈时，
你看见的花草树木、

远山与浓云
都散发着
一层淡淡的光晕。

你一次次迎着暮色

你一次次迎着夜色
穿过长长的白堤，
而在蓦然回首中
看见的雷峰塔，
与并峙的青山，
仿佛刚刚从古画上被揭下，
而又重新被放置回
这大地的苍茫中。

不知曾几何时

曾经你会定期去抱朴道院，
沿葛岭一侧拾级而上，
在山腰盘桓半日，
继续登顶，
然后从宝石山的另一侧下山。
而不知曾几何时，
你更愿意去远观，
在白堤，
在逸云寄庐与锦带桥之间，
去看那黄色的院墙
一次次从山的皱褶间浮出，
又一次次为苍翠的树枝所掩翳。

过犹不及

这一池的残荷从未抵达极盛，
就像你一次次见证的
过犹不及。 

西安小吃的“早点四友”

◎文|蟠桃叔 编辑|王芳丽

西安的小吃多，光说早点，提起来就一串子。不过有那么四种，是能排到前头的，算得上是西安小吃的“早点四友”。

一

先说糊辣汤。一大早起来，来上一碗，多么美气。西安人常说，牛肉丸子糊辣汤，要有多香有多香。这不是胡说。

“糊辣汤”不能写成“胡辣汤”。因为不是一回事。胡辣汤那是河南小吃，逍遥镇的最有名。汤内为面筋、豆腐皮、粉条、千张丝、花生米……放胡椒出鲜辣之味，所以叫胡辣汤。

西安的肉丸糊辣汤说白了，其实就是蔬菜牛肉丸子浓汤。牛骨羊骨文火熬汤，加上鲜纯劲道的牛肉丸子，还有切成块的洋芋、莲花白、胡萝卜、西葫芦、蒜薹、冬瓜等蔬菜一锅煮熟，勾芡，加特制的香料，熬啊熬啊成糊烂状。热热乎乎来一碗，解馋，舒坦，舌头都直了，有成仙之感。

南方人形容食物味道鲜，说“眉毛都鲜掉了”。西安人吃糊辣汤，就感叹“舌头都直了”。那是汤里有花椒，所以吃罢，身子微热，舌尖微麻。

西安人爱吃糊辣汤。家门口走几步，必有一家卖糊辣汤的。大盆大锅，热腾腾地伺候着。你一进店，老板就开始抡起木勺给你舀。

舀糊辣汤是个技术活，木勺这一抡，一搅，一舀，一倒，起落之间，带着把式，透着潇洒，不多不少来上三勺就盛满了一碗。不但干净利落，没有一星半点撒在碗外或留在碗沿，还要一勺下去舀出来多少个肉丸子得心里有数。遇到熟客时店家通常还会不动声色地多舀几颗丸子，这就叫人情味。

舀好了，老板问你辣子加多少。说的是陕西话，生冷蹭倔。

吃糊辣汤的油泼辣子有讲究，需得是大片的，如鱼鳞状，带完整的辣椒籽，细磨的不行，没有那种特有的丰厚香醇之味，也没有咬到一颗辣椒籽后瞬间在口中释放焦香的惊喜感。

糊辣汤里本身有花椒粉等香料，加上油泼辣子，锦上添花，美得很。糊辣汤，糊辣汤，不辣不成汤。



左：西安肉丸糊辣汤 摄影/未来/图虫创意 右：西安甑糕 摄影/阔呀嘛阔/图虫创意

吃肉丸糊辣汤的时候可以配腊牛肉夹馍，也可以配坨坨馍。坨坨馍是白饼，没调料没馅儿，散发着纯粹的麦香。

二

其二是甑糕，好吃又顶饱。来西安吃甑糕，要个小份就好，或者几人分食为宜，不然中午就没肚子装羊肉泡馍了。

先提醒下，“甑”这个字在新华字典里念“增”的音。但是到西安，它就要发“劲”或者“竟”的音了。

甑是一种上古时候传下来的蒸器，有陶的，有铁的。做甑糕，就要用一口祖传的大铁甑。先铺一层淘洗浸泡好的糯米，再浅浅铺一层芸豆，然后厚厚铺一层大枣。如此这重复，一层一层往上铺，直到铺满了，五六十斤也是有的。盖严实，开蒸，一鼓作气蒸它整整一晚上。天亮了，歇火泄气，也就蒸透了。米又粘又糯，豆软成泥，枣烂淌蜜。朱黑色的甜枣酱汁渗进白米里，米也染成了玛瑙色气，热腾腾，亮晶晶。

近些年，卖甑糕的改良配方，渐渐不用芸豆了，大枣也用金丝蜜枣代替。蜜枣是蜜钱，用糖腌制的，更甜。而且蜜枣去枣核了，大嚼起来也没有什么顾忌，不怕枣核硌牙或者误入肚里，可大快朵颐。也有大枣和蜜枣参半混用的。我觉得这种“二掺”的最好吃。最近发现还有用阿拉伯椰枣的。这就有些跑偏了。

吃甑糕，是不用教的。但是，除了筷子夹，勺子挖，白口吃之外，甑糕另外还有几种有趣的吃法。



左：一个小商贩正在为顾客制作搅团小吃 摄影/名亮/图虫创意 右：西安的油茶加麻花 摄影/默默的小日子/图虫创意

一是和醪糟同煮，煮沸成粥，热热地喝。二是用坨坨馍夹了甑糕吃。陕西的馍，夹天夹地，可夹一切，包括甑糕。这两种吃法西安市内倒是鲜见，多见于乡村集市和传统庙会上，应该是有历史积淀的。

近些年，西安市区流行一种洋气的新式吃法，就是和吃蛋筒冰淇淋一样，把甑糕塞到蛋筒里，让小姐姐们捏到手里，一边逛，一边吃，也挺有新意的。

三

西安人受欢迎的早点里，不能不提油茶。

油茶是传统小吃。卖油茶的小店多为老店，自有一批打不散的老主顾。也有用三轮车拉了沿街转着卖的，滚烫的油茶装在大铜壶里。铜壶穿了大袄，保温。这就需要吆喝了。食客听到了，蜂拥着就来了。

卖油茶的吆喝时不喊“热油茶”，而是喊“油茶热”，将“热”字远远地甩出去，甩出城墙才好哩。这样吆喝是有道理的，不信你试试，看哪个效果好。

油茶不是茶，说穿了就是水煮炒面粥。做油茶简单。将面粉、杏仁、芝麻加花椒粉等调料用清油炒熟，加水熬成糊状，这就成了。

说简单其实也不简单。熬油茶，就那简简单单几样普通的食材，工艺也不复杂，但是对火候的要求太高了，只有经验老道的师傅才能把握得住，才能激发出滋味来。

油茶若是做好了，着实香得很。这种香微微带点锅底的焦香，有个专用名词叫“爨香”，又醇厚，又踏实，结结实实往人鼻子里钻。坊上回民做的油茶里还会加入牛骨髓，更香。

油茶熬好了放壶里备着，吃多少倒多少。倒油茶很好看，壶嘴一上一下，“凤凰三点头”，碗外一滴不洒。卖油茶的，油茶做得再好，倒油茶要是拖泥带水不利索，那生意也绝对不赢人。

油茶便宜，老百姓都消费得起。常吃，就吃上瘾，吃出感情了。一大早喝一碗热乎乎的油茶，暖胃暖身。吃了它才有一天的精气神。

油茶里面可以加麻花，捏碎了撒在油茶上，一咬“嘎吱嘎吱”的。也有将麻花煮在锅里，煮得又软又筋，筷子提一根加到食客碗里，又是一番风味。

过去卖油茶里面都放杏仁，后来杏仁价钱越来越高，卖油茶的就少有放杏仁的了，基本都用花生仁代替。老一辈的食客意见很大，觉得这是在糊弄，是在瞎搞。闹情绪归闹情绪，照样天天早上来一碗油茶，吸溜吸溜，趁热吃完。

四

西安受欢迎的早点还有搅团。我最常去的早市有家卖搅团的苍蝇馆子。

平常做搅团都是拿着一根擀面杖在一锅冒着气泡的面浆里搅。秦谚说：“搅团要好，七十二搅。”搅团搅团，不拼命搅是成不了团的。而这家店则是精壮小伙子拿了个电转，钻头上带叶片，伸到锅里，“嘟嘟嘟嘟”，好似哪吒三太子转起了风火轮。这是带有表演性质的，生意好得不得了，一早上能卖五六百碗。

冬吃热搅团，夏天则适宜吃搅团鱼鱼。顾名思义，它状若小鱼，滑溜可爱，像工艺品。外地人见了不禁要问啥手段做出来的。西安人憨厚，其实也有淘气的，会一本正经地说：纯手工，巧媳妇一个一个捏出来的。

哄你的，别相信，其实操作起来很简单：

取一盆玉米面，掺少许白面粉，加水搅拌成粥状，不可有面疙瘩。

大锅盛水，烧沸后，面粥入锅。文火慢烧，待粥冒泡。

气泡任他冒，你要不停搅。一是防止其糊锅底，二是要增加其韧性。擀面杖呼呼生风。搅啊搅啊，等面粥熟了，趁热舀入葫芦瓢。

瓢上开三十六个孔。葫芦瓢底下等候着一大盆凉水。

顿时，热气腾腾的鱼鱼就如归大海一般，顺着三十六个眼，你争我赶的往水盆里涌进去了。煞是好看。

卖搅团的馆子常常在门外放一大铝盆，一大盆的玉米面鱼鱼就在清水里沁着，鱼翔浅底，仿佛在动。盆里还配着几片绿绿的芹菜叶子，像水草，就更生动鲜活了。

盆中的鱼鱼凉透后盛入碗中，吃前需浇上汤汁佐味。

汤汁是浆水菜汁或醋兑水，放盐，放炒出香味的葱花、韭菜段和白芝麻，再放生蒜泥和油泼辣子。配菜是黄瓜丝和烫过的菠菜。

好了，可以吃了。鱼鱼滑而软，筷子不好夹，好不容易送进嘴里待咬，却已囫圇顺喉而下。非常顽皮。“呼噜呼噜”，一碗见底，爽。

杨贵妃体胖，至夏苦热。《开元天宝遗事》上说，杨贵妃夏天口含玉鱼消暑。咱们老百姓没有玉，就吃凉鱼鱼。小鱼在肚子游来游去，遂暑热尽去，腋下生风。美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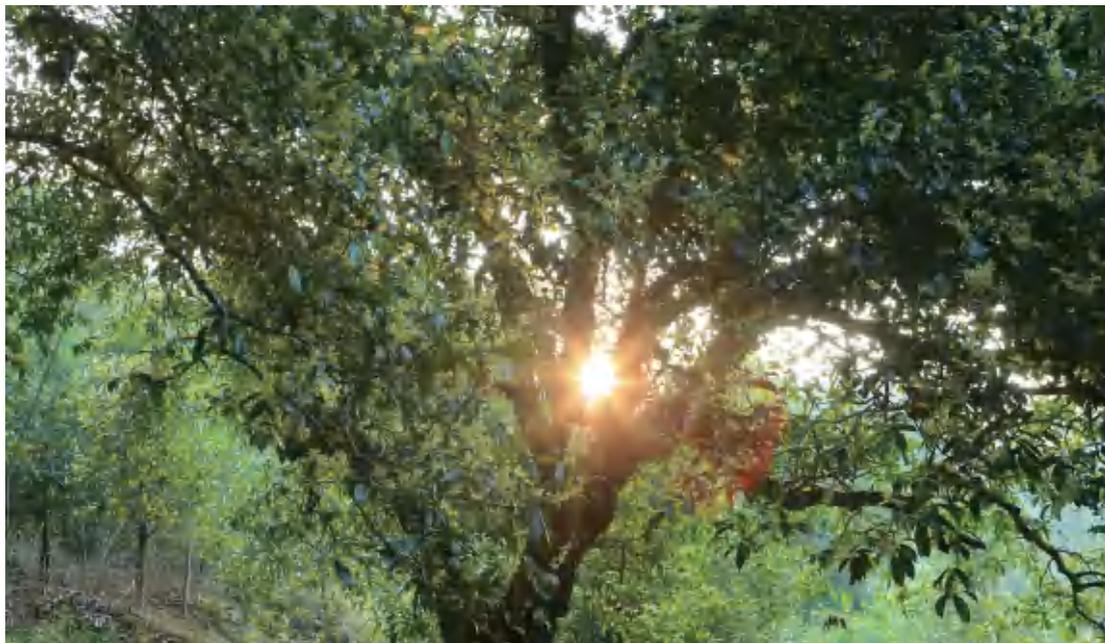
咸宁

桂花人家

◎ 摄影 | 詹文峰 文 | 鲍昆 编辑 | 黎明

2016年10月，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桂花镇柏墩村，清晨村民在山中的桂花树林采摘桂花。





2012年10月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桂花镇柏墩村，原始桂花林中古桂盛开。

很小的时候，我知道关于桂花的词汇是桂花糕，但那也只是听说，并未吃过。因为那时生活拮据，桂花糕属于较为高级的食品，普通人家是无福消费享用的。所以于我来说，终归只是个念想罢了。真正接触桂花，是母亲在春节时要做传统食品“脂油包”，需要桂花调味，让我去买。它们装在瓶子里，开盖后一股浓浓的香甜味道扑面而来，沁人心脾，但颜色是暗黄色的，偷偷尝了一点，却是咸的，大惊。再想或许那是为了便于保存而用盐渍过吧，又释然。成人后，到江南才见到真的桂花。在苏州、无锡、南京等城市，如果赶上秋天的季节，街头巷尾都弥漫着幽幽的香气，让人恋恋不舍，那是桂花绽放了。只不过，城市里的桂花树都不高，多是栽种在房前屋后的花坛里，以至于我对桂花的认识，也就局限在是城镇路边街头和人们居家庭院的观赏植物。

看到詹文峰摄影的“桂花”，才知桂花树并非是街头和庭院的装点之木，而是山中大树，高者竟达几丈余。它们长在崇山中，并赫然成林，那香气自然是笼罩山谷，馥郁群山的。如果说城市里的桂花树其姿其味有些许娇媚之气，那山里的桂花树则似大山之神，巍然立地。詹文峰并非只表现



2011年9月，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桂花镇柏墩村，孩子在古桂下玩耍。

桂花树的植物属性，而是要表现靠种桂花谋生的人们——即那些辛勤采收桂花的劳动者。只是，他将自己的敬意形成一个感人的影像叙事时，借用了桂花这一元点话题来喻说意义。詹文峰首先拍摄了人们收采桂花的劳动场景，试图将采花人的劳动过程生动地向读者们呈现。他在摄影过程中，使用了丰富的摄影修辞手段——比如为表现场面灵活运用的大、小全景镜头，交代人与作物的空间关系和比例关系；为了突出劳动细节和桂花产品，利用特写镜头突出表现特征，甚至控制快门速度让其表现动感。

值得一提的是，詹文峰的桂花影像叙事——山、树、花、人完美地通过镜头和谐呈现在一起。詹文峰认为农事的根本是家庭成员共同生产，家庭就像参天的桂花树，主干、枝杈紧密团结，共同举起天空和自己的生活。家庭成员们站在桂花树前，拿着竹竿和兜布，并且摆上他们的收获，面向镜头，他们脸上洋溢的是快乐与自信的笑容，显示出人、树、花的共生关系。一切都是和谐的，甚至是美妙的。这是詹文峰对自己的家乡湖北咸宁，对桂花树，以及对乡亲们的礼赞。





2014年5月，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桂花镇刘家桥村，为扦插桂花苗圃剪枝。



2021年9月 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桂花镇柏墩村，
小雨中一对七旬的老夫妇娴熟地用竹篙敲打桂树。



2018年10月，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桂花镇柏墩村，村民将打下的桂花装入袋子中。



2017年9月，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桂花镇石城村，丈夫在树上打桂花，妻子在树下接桂花。



2020年9月，
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桂花镇石城村。



2020年9月，
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桂花镇柏墩村。



2020年9月，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桂花镇鸣水泉村，在桂花树林中，村民将打落的新鲜桂花收拢。



2021年10月，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桂花镇苏家坊村，村民手工清除桂花中的杂物。



2020年9月，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桂花镇集市，外地的商家，将收购的新鲜桂花装车。



2021年10月，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桂花镇明星村，村民用竹筛过滤桂花中树叶。



2021年10月 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桂花镇柏墩村，经过初步筛选的新鲜桂花。





鸣水泉村陈宏平夫妇
大树古树6棵，苗圃2亩。



柏墩村何龙及叔伯父家族
大树古树 13 棵，苗圃 200 亩。



柏墩村何功堂夫妇及儿子
大树古树 13 棵，苗圃 7 亩。



柏墩村何立才夫妇
大树古树 8 棵，苗圃 5 亩。



鸣水泉村韩文家夫妇
大树古树 22 棵，苗圃 9 亩。



鸣水泉村陈宗友夫妇
大树古树 6 棵，苗圃 4 亩。



柏墩村何正德夫妇
大树古树 15 棵，苗圃 5 亩。



鸣水泉村韩文全及女儿女婿和亲家
大树古树 3 棵，苗圃 4 亩。



鸣水泉村陈正夫妇及邻里
大树古树 6 棵，苗圃 7 亩。



明星村夏平波夫妇
12棵大树古树、苗圃5亩。



詹文峰，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生于湖北江夏，现居住咸宁。20余年来带着温度记录鄂南大地的人和事。作品《湖北崇阳提琴戏》(组照)获首届天津国际民俗摄影节“主题展大奖”；2023年，作品《桂花人家》(组照)获30届湖北省艺术摄影展铜奖。

【真视听】

城市漂泊者

栏目主持 / 任红 编辑 / 王旭辉

漂泊是艺术作品永恒的母题。从我们所熟知的奥德修斯、鲁滨逊，到塞利纳笔下令人心碎的斐迪南……漂泊者们从故乡走向他乡，一边行走，一边寻找仅供一时停靠的避风港。在城市的喧嚣之下，每个人都行色匆匆，每个人都是彷徨孤独的漂泊者。

不是归人，只是过客



文 | 胡慧



《他乡》2019

付秀莹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人的第一故乡是母腹，离开母腹，便意味着要面对新鲜的世界；人的第二故乡是童年居住的地方，离开那里，便意味着要面对一个陌生的他乡。踏上去往他乡的旅途，也就真正开启了人生的序幕。付秀莹的《他乡》即从此开始，作者将时代中千千万万的“她们”，折叠成了一个女性形象——翟小梨，她的脚步里，回响着所有漂泊者的跫音。

告别故乡芳村，翟小梨来到大学，在那个安静萧索的小城市里与同学章幼通相爱。毕业后翟小梨去往章幼通所在的省城S市，与他结婚。可是她面对的家庭却是扭曲且冰冷的：婆婆对自

己的丈夫永远服从，“也不只是懦弱，也不只是温顺，委曲求全也不是，忍气吞声也不是”。而对丈夫绝对仰视的目光，转到对待子女儿媳时，就瞬间凝结成冰。在这样一个家庭中，小姑章幼宜几乎不可避免地成为牺牲品，她的婚姻维持了半年便因章父的专制而夭亡，随后又因章父的算计而一再错过再婚的机会。而章幼宜在家中吸收的所有寒气，也都全部释放给了翟小梨。当看清这一切后，翟小梨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婚姻，她想退避到只和丈夫在一起的二人空间当中去。然而，章父的专制与暴戾，让章幼通早已被挫败感和失意感腌透。章幼通只会

“蜷缩”而不会“舒展”，更不会向上“拔节”。就连翟小梨的下跪相求，也依旧无法让他担负起家庭责任。

于是，翟小梨唯一的自我救赎方式，就是去往更遥远的他乡。通过考研，翟小梨来到了京城，结识了从上海来读博的管淑人。翟小梨本以为两个漂泊者能够相互取暖，可是在同居的生活里，她又被巨大的虚无感狠狠攫住。管淑人对感情收放自如，为自我保护而做出的退缩，为向上攀爬而表现出的谄媚嘴脸，让翟小梨对停泊于“他乡”的期望瞬间落空，她便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离开。翟小梨本以为可以抓住郑大官人这根稻草，可是郑大官人却在情意绵绵之中，将她重重地抬到了爱情的光晕里，又在哭泣中将她轻轻搁置在了友情的位置上。于是翟小梨的心灵再次被刺伤，她的生命里往下坠落的是对于归属的向往，往上升腾的却是不能承受之轻——无法逃离的漂泊感。

从翟小梨的经历来看，《他乡》是一位女性的漂泊史。翟小梨第一次来到他乡定居，是因为婚姻。婚姻看似让翟小梨有了归宿，实际上却是让她产生漂泊感的源头。在章家人看来，她是一个外人，更是一个地域意义上的乡下人。他们对翟小梨的疏离，出自于城市人对乡下人的轻慢，也出自于这个家庭本身的冷漠。对于章家人这种S市原住民来说，这个城市天然让他们感到安全与自洽，而这种安全与自洽感恰好形成了一堵围墙，保护他们自己优越感的同时，也将作为外来者的小梨区隔在外。

翟小梨第二次去往更遥远的他乡，她以为这是摆脱漂泊感的开始，于是在那陌生的大都市拼命扎根，也尝试结识新的圈层与新的异性。可无论是管淑人，还是郑大官人，都无法让翟小梨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归属感。在翟小梨的一次次“走”中，她离故乡越来越遥远，她寻找的港

湾，也始终只能暂时停泊，而不能永久停靠。

可以说，翟小梨每一次去往他乡都是为了逃离困境，然而到达之后总会发现那里依旧是困境。于是她每一次的逃离都带着新的期待，而每一次的到达都会让她的期待落空。

自此，小说“他乡”这个巨大的隐喻也就得以完成：章家那个冰冷的“他乡”只是一扇门，走出那扇门依旧是“他乡”——是“他乡”而非“她乡”。翟小梨的他乡之路，在此时看来似乎就是被形形色色的男人追求、欺骗、觊觎之路。其实，翟小梨本身就是一个漂泊者的缩影，而那些男性，则象征着漂泊者每一次的困境——看似是机遇，其实是牢笼。

由是，我们发现小说当中的翟小梨也就超越了性别，她是由一个男人身边辗转转到另一个男人身边的翟小梨，更是在一个地方不得志而不断辗转转到另一个地方的普通人。翟小梨的坚守与坚守中的动摇，以及抉择当中的权衡利弊，不仅仅是属于一个女人的，更是属于所有复杂人性的。

小说的结尾，翟小梨最终又回归了家庭，回到了章幼通身边。那种“彷徨于无地”的内心感受，可能暗示的是对生活的一种屈服。翟小梨的困境与矛盾，也就构成了当下时代城市漂泊者的困境与矛盾：离开故乡是为了看到新世界，可是来到他乡后却发现他乡并非可以救赎自己的彼岸，于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远离中渴望停靠，但又在到达站点时再次失望，于是总要“走”，“走”成了漂泊者的姿态。越走，离故乡也就越远，可当在他乡精疲力竭想要回到从前时，才发现故乡不过是一个温暖的幻影。

还乡途中，我们以为自己是归人，可到了那里，却发现自己早已被视为过客。回不去的故乡，与始终隔膜的他乡，构成了漂泊者内心的创伤与痛苦。

数字世界的漂泊者



文|cici



《销声匿迹：数字化工作的真正未来》

【美】玛丽·L. 格雷 西达尔特·苏里 著

左安浦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

网络文学的兴起，让网文作家只要有一台电脑，就能够让相隔千里的读者们享受到故事阅读的乐趣，并且为之付费。在互联网发展的最初阶段，网文作者青睐的定居城市，最好既有江浙沪包邮、又在秦淮以北冬季有暖气护体。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像网文作家一样，依靠数字化工作和互联网谋生。只要有一部手机，就可以写故事，写新媒体的文案，做视频剪辑，开启直播，在农作物产地源头卖货。他们漂泊在不同城市间，可以去鹤岗享受极低的房价和物价，也能去四季如春的云南小镇旅居，抑或是到手工业发达的景德镇，感受最原始的从土地到艺术的创意产业……他们是新生代的城市漂泊者，漂泊在无尽的网络空间中，宇宙浩瀚触手可及，热闹的菜市场就在方圆脚下，曾经传统模式下所不曾有的孤独被生产、消解，然后逐渐驯化。

2019年，人类学家玛丽和计算机科学家西达尔特联合出版的“Ghost Work”一书（中文译名：《销声匿迹：数字化工作的真正未来》），第

一次提到了“幽灵劳动力”这个概念，让数字工作者们从看不见的网线背后，来到了大众面前。书中将这些隐藏在庞大的互联网产业背后的数字化劳动力，描绘成虚拟数字流水线上的工人，他们分散在世界各地，被网络平台和项目汇集在一起，工作的内容与互联网的兴起和硅谷的科技巨头息息相关，却依然按照古老的按件计费得到劳动报酬。

虚拟数字流水线不分昼夜地运行着。流水线上的数字工作者们，他们的工作五花八门：为推特审查不合规的图片，为脸书过滤具有歧视性的文章，为亚马逊上架的商品撰写准确的商品描述，甚至是对前沿人工智能研究领域进行数据标注——由1300万张人工标注图片组成的数据集ImageNet，就是由网络平台Mechanical Turk上面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字工作者们共同完成的。

书中提到的这个由“幽灵劳动力”们集体完成的ImageNet数据集，改写了人工智能发展史。2012年，深度学习之父Geoffrey Hinton带领着他的学生Ilya Sutskever和Alex Krizhevsky夺得了ImageNet比赛的冠军，他们当年赢得比赛所使用的深度神经网络结构，因为没有名字而被后来者们以论文第一作者Alex命名的AlexNet，拉开了从此之后的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新序幕。

这背后还有件趣事。在Hinton师徒三人夺得比赛冠军之后，当时的百度语音识别和图像识别团队的负责人、同样来自ImageNet 2010年比赛冠军团队的余凯，迅速意识到了这个技术的重要性，马上积极联系Hinton表达了合作的意愿。Hinton一口答应，顺势提出了希望得到百度资金支持的请求；而答应得太快的百度，促使Hinton意识到了他们这项技术的巨大潜力，于是

事情的走向，从一开始的合作，变成了来自科技巨头们对于这项技术背后人才的初创公司的秘密竞拍收购。

于是，第一个意识到这项技术的巨大前景、并且准备了一大笔钱准备买下它的百度，成功地充当了Hinton在谷歌和微软等巨头进行收购竞拍时候的价格对标工具人，一个不请自来的自来水托。余凯将这个一波三折的冤大头故事写在了《深度学习革命：从历史到未来》这本书中译版的推荐序中，读来忍俊不禁，也让人更加好奇，在这本书的正文中，Hinton等人的视角里看到的故事，又是如何叙述的。

AlexNet提出之后，人工智能深度学习领域的模型结构有了新的发展。经过ResNet等网络结构的优化迭代，2017年Google发表了那篇足以改变世界的8页论文，并且起了一个中二的标题：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注意力机制就是你所需要的全部）。如果要给这个标题做个信达雅的翻译，大概要是《注意力拯救世界》这种画风才配得上。这次科学家们记得给模型起名字了，他们给这个新的模型结构起了一个非常炫酷的名字，变形金刚Transformer。也就是如今火遍全球的ChatGPT里的那个T的由来。

从2023年席卷全球的通用人工智能的浪潮中回望，数字工作者们曾经那些时薪5-7美元的枯燥乏味的数据标注工作，组成了人工智能了解世界的算法基石之下，一粒粒细碎的沙砾尘光。

《销声匿迹：数字化工作的真正未来》这本书出版于2019年，两名作者分别是人类学家与计算机科学家，他们进行了长达5年的合作，对数字化工作及背后的数字工作者们进行调研，审视那些如日中天的硅谷科技巨头们如何利用这些人来填充计算机与人类理解之间的空隙。

在作者的调研中，自动化的最后一公里依然需要人力，而这并非孤例：每一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变革，都离不开技术还未完善之时，补充机器的最后一公里的劳动力。这些临时劳动力的贡献被生产力的巨大变革所掩盖，短暂地存在过。他们是珍妮纺织机大规模流行后，清理掉使机器慢下来的棉絮和其他杂物的童工，他们是二战期间在布莱切利园中为破译德军密码工作的打字机员，他们是把宇航员送上月球的NASA临时招聘的女性计算机员——而后，他们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不为人所知。

与此同时，书中所分享的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研究报告《零工、在线销售和家庭共享》（Gig Work, Online Selling and Home Sharing）中提到，2015年美国大约有2000万成年人通过完成按需分配的任务来挣钱。预计到2025年，按需工作平台提供的职业白领信息服务预计增加2.7亿美元，约占全球GDP的2%。

如今，距离作者出版这本书的2019年仅仅过去了3年的时间，ChatGPT的横空出世让书中这些数字工作者们为了自动化最后一公里所耗费的人力成为了过去，就像以往的每一次科技变革中所发生的那样。

如今的ChatGPT有能力去“学会”如何标注数据、如何审查不合规的图片——当人工智能越来越强大，这些隐藏在人工智能背后的数字工作者们，这些散落在网络背后那条看不见的流水线各个节点上、无法享有相应的劳动权益和当地的工会保护、需要自己交税交保险、没有养老金的幽灵劳动力，是最先面临收入下降、甚至是失业的一批人。

这一次，在赛博世界深处漂泊的数字工作者们，又将往何处去？

白塔：城市漫游者及其世系的重建



文 | 王年军



《白塔之光》2023

导演：张律

编剧：张律

主演：辛柏青 黄尧 田壮壮 等

《白塔之光》是拍给老北京人的一部影片，它让人想起上一个代际的电影中保留的一些对北京地方文化的感知力，比如冯小刚的很多改编自王朔小说的影片，更早的则有《北京，你早》、《骆驼祥子》、《城南旧事》、《如意》等。这个影片序列如果细致地拉下去，可能构成了近代以来中国被最丰厚的光影叠层记录过的城市记忆之一。我们在《如意》中看到北京的八旗文化、满汉融合，在王朔、冯小刚的合作影片中看到北京的“大院”子弟及市井小民的生活，在《末代皇帝》中看到晚清皇室逊位者的私人传记，在《北京杂种》中看到崔健摇滚乐……但是很遗憾，在最近二十年的变化中，我们很少看到既读懂了北京文艺青年文化、又用影像把这种感知结构呈现出来的作品。

在电影中，我们看到北京变得越来越国际化了，它在根子上跟历史的联系变得越来越稀薄、越来越难以描绘了，这也许是因为很多在北京工作的导演也都是“闯入者”，从社会学层面

上来说，这种变化是无可厚非的。而在《白塔之光》中，我隐隐捕捉到了一点意外。在初次观影时，它所展现的“北京身份”带给我的短暂的不舒适感引起了我的兴趣，那是一种让我有些警惕的体验。我感到这部影片讲述的故事、人物的一些痴迷，是我作为“不是在北京土生土长的人”体会不到的，在这里，我发现一种四合院一样封闭起来的隔阂。比如片中南吉两次说，她祖上是建造过白塔寺的；当谷文通与同学聚会时，他们唱的《北京欢迎你》是2008年奥运会传播最广的歌曲；当谷文通为女儿念出《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这首诗的时候，观众也被带回到朦胧诗产生的地理现场。我们回首才明白过来，原来食指是在北京的火车站写的这首诗，而它正是沿着“北京知青”这个生物群落的活动轨迹，像蒲公英一样向全国扩散而变得为人所知。如果影片讲述的是一个南京或广州家庭的故事，这首诗想必会以不同的面貌出现，或者压根不会出现。影片里有很多

北京的地理元素和文化标记，都是在闲谈中或在远景中作为惊鸿一瞥出现的，可以说，它是一首向北京这座城市致敬的散文叙事诗，在其中我们能看到对于鲁迅故居、顾城出生的医院等文化典故的指涉，也可以看到酒吧、咖啡馆、小饭店、城市街道如何成为艺术家和普通人邂逅、交友、消磨时光的场所。

这些地理和建筑的空间指涉，有时候可以说是轻飘飘的，当人物说他们正在经过的是“鲁迅故居”的时候，我们在影像中只看到故居一侧普通的建筑剪影。因此，在影像考古学的意义上，这部电影并未给北京文化准备什么文献资料供后人研究，但是台词中这种轻描淡写、无关紧要的指涉，反而把北京这座城市的质地影片中像网一样兜住了。正因如此，我在影片中最初感到一种轻微的冒犯感，毕竟，我很难把自己的家族谱系和一座城市的千年迭变联系起来。但是这种轻微的冒犯感，就艺术作品中人物所置身的环境而言，又让我有些欣慰，因为它建立了北京人和这座古老城市之间的连接方式，让我有一点感受到了北京人身份建构的话语在当代弥散的流浪者们身上的留影。

在祖上建造过白塔寺的人、开摄影工作室的人和当代都市文艺中青年之间，有一种历史蒙太奇式的生硬连接，它撕开了当代人的“身份”问题中的某些谜团。这种身份感某种意义上是“模拟”出来的，可以说，影片刻意让剧中人物把自己的身份和城市的历史连接起来，以形构一种文艺中青年很熟悉的“虚荣”意识；甚至把工作室开在白塔寺附近，这一行为本身就体现了某一类沾沾自喜的矫情，反映了粉饰在这些看似光鲜、体面的生活下面的空虚和肤浅，

仿佛他们的“意义感”，就是通过这些没有实质性的标识形成的。

不过，既然这种感受有可能是导演想让我们知道的，那么，它就也许是一种关于“身份生产”的诊断。正因为影片中人物对于自己所生活的空间、建筑、历史的在意，我们终于为他们缥缈的都市体验寻到了一点根源，这样，他们尽管看着韩国电影《燃烧》，品着咖啡，拍着微信营销号的宣传照片，也终于有了一点跟这种“国际化”的虚假文艺腔不一样的“旧”趣味——我们如果是文艺片的观众，是都市街道的闲逛者，那么我们也同时有另外一个经常不可见的身份。这是我们所来自的地方赋予我们的，我们有古老的血液和根茎，它不是普泛的“乡愁”，而是那些不可写的、被忽略的历史褶皱中的具体的人的记忆，“乡愁”和我们身上的“文艺包袱”一样是都市青年的“重症”，但是关于个体如何在文化夹缝中安放自己的位置，却并未成为影像表达的“重灾区”。因此，对于《白塔之光》如此诚恳地描述了北京一组身份特殊的文艺中青年的种群，我的观感又是欣喜的。

通过意义的对照与反转，“白塔”成为当代都市漂泊者共同的白塔，而不是“北京土著”津津乐道以生产自我身份的白塔。它的实际地理位置渐渐淡去了，留下的是一座传说中的“无影塔”（影片的英文片名是 The Shadowless Tower），据说它并非真的没有影子，而是它的影子长到我们在喜马拉雅山脉才能看到它的尽头（根据片中人物的台词），换句话说，它的影子覆盖了神州大地的每个角落，但是在近处，我们却看不到它。这正是影片抽象出来的一座“塔”，就像工作室的女主人南吉所想象出来的

家族世系一样，它不需要太多实证性的资料，只需要一种影片逻辑的或然性，就足以可靠地说服观众——因为每个人都遇到过这样的时刻，在快速流动、变化莫测、无所止归的世界面前，城市的一个看似不重要的地标、家族的世系、断裂的父子联结等微茫、遥远、缥缈的“象征物”，反而成为我们唯一可以抓住的缀满意义果实的稻草；它和父亲谷运来（田壮壮饰）手中的“风筝”一样，是虚弱而无力的个体在洪流滚滚的历史面前为自己争取的最微末的一点尊严。

因此，影片正是通过其中人物的无身份感，消解了关于“老北京”的电影中经常存在的对于北京身份的让人迟疑的执念。这样，我们也能发现，当几个老同学在餐厅唱起《北京欢迎你》这样作为“城市名片”的歌曲，他们的“怀旧”和追溯城市身份的无意识，被笼罩在人物身上的落寞、感伤与卑微所消解了。无论是欧阳文慧作为福利院弃儿的历史，还是谷文通和父亲、前妻之间艰难的和解，也都表明，在他们的实际生活中，“身份”、“意义”的问题已经覆灭到只剩下影子了，正是在这种类似绝境的特殊情况下，对于家族建造纪念碑式地标世系的追溯，就在可笑和荒唐中带着一种自我哀悼的意味；而“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也就不仅是一首中年父亲读给女儿的诗，而是还隐藏着“父亲的父亲”当年身世际遇的密码。

通过这种对于城市建造者、重要历史节点和过去生活在这里的诗人、作家的想象性追溯，影片解构了关于“老北京”的电影中常见的那种让外来者感到疏离和不可解的“身份”感。欧阳文慧和谷文通的北戴河之旅，更使这个聚焦

于“北京”空间与身份之谜的电影，带有一丝“追寻”母题和“公路片”的元素。在大海边放着风筝的父亲，也和“白塔”形成一种对比，成为白塔的一个流动的肉身。这样，片中人物对“身份”的困扰，让“北京记忆”也变成一种叙事性的建构。

在上述意义上，《白塔之光》不仅在个体的情节结构上是让人印象深刻的与父辈和解的电影，而且在地理空间、身份意识和文化遗传的逻辑上，也构成了跟“父辈”的和解。本来，片中谷文通的父亲已经遭遇时代和家人的抛弃，时过境迁，当影片中的儿子也长大成人，并且自己做了父亲，面临破碎的婚姻和日渐成长的女儿，他也体味到生存的艰难，这里面有一种隐隐的轮回感和宿命感；而同样的经历，也黯然发生在片中其他的几个漂泊者身上。白塔这座地标性的建筑，就这样在代际和世纪的轮替中，成为超越时代和空间的存在。

田壮壮、上官云珠等电影人物的穿插，甚至是对《燃烧》的指涉，也使影片具有强烈的元电影底色。其中，田壮壮作为“父亲”的形象，是尤其让人印象深刻的。他本人是八十年代成名的第五代电影人，却在影片中扮演了他的父辈的生活（其父田方，曾是《英雄儿女》（1964）等知名影片的主要演员，也是建国初期重要的电影工作者）。田壮壮曾导演过《猎场札撒》《盗马贼》《蓝风筝》等影片，作为中国当代电影中神话般的存在，其个人在影片中的亮相，似乎也构成一座肉身的“白塔”，烛照着像《白塔之光》这样的当代小众电影，以及那些迫切地想在影像中寻找“意义”的观众。GTC